



○一月九年九十國民期二第

緊要啓事

本社以介紹世界學術及發揚民族精神爲目的編輯部設在南京網巾市十號發行部設在南京鼓樓時事月報社凡投稿者請逕寄編輯部凡訂閱或登廣告者請與時事月報社經理部接洽

本社成立以後「上海長風社」曾登報徵求社員該社與本社全無關係特此聲明

長風社啓



# 長風

(第二期目錄)

## 專論

- 中國的出路……………徐慶譽(1)
- 國民革命與心理建設……………劉振東(9)
- 未來的戰爭……………(Sir Philip Gibbs) 吉勃士(25)
- 中西文化評論之評論……………徐慶譽(31)
- 英美考試制度的比較研究……………華鼎彝(42)

## 文藝

- 蒼蠅……………(曼殊斐兒著)徐志摩譯(57)



目 錄

二

二重災(兩幕劇).....	茲九女士(64)
局長.....	息 影(74)
你救了我.....	靜 宇(80)
一場報復.....	(莫泊桑著)李青崖譯(87)
憧憬與徬徨.....	陳曼若(94)
一條血路.....	兵 蘇(106)
不是詩四首.....	慶 譽(112)
<b>雜 感</b>	
民衆訓練問題.....	(117)
用人難.....	(119)
在租界上的電車裏.....	(121)

# 專論



## 中國的出路

徐慶譽

自革命軍誓師北伐以來，中國的新生命一天一天的擴大。一個新國家的蓬勃氣象，久已反射到我們的眼簾，如不平等條約的逐漸廢除，關稅自主運動，以及列強相繼承認國民政府等事，都足以證明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已經增高了不少。可惜國府奠都南京以後，桂系倡亂於前，繼以石唐的叛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石唐剛才解決，迎面又來着搗亂的閻馮。中央的全副精神，都貫注於內亂的鎮壓，以致軍事延長，訓政期內所有一切建設計劃，無從實施。在積極方面

，政府沒有機會做大規模的建設事業，在消極方面，即連軍閥時代遺下的稅政，亦未能根本廓清。病民的苛捐雜稅，沒有免除，交通運輸不但沒有增加便利，反因軍事行動而阻塞，如叛軍幾次毀壞鐵軌，炸毀鐵橋，都是對於交通機關的重大打擊。交通既不便利，商業自然停頓。況且近來又碰着金貴銀賤的風潮，更加使中國的金融發生莫大的恐怖。工場相繼倒閉，失業的人數增多，各處的共匪乘機而起，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四鄉農民，不能安居樂業。強者流為土匪，

弱者流浪無依。農產銳減，糧食恐慌，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不得不仰給於舶來的洋米，人民生計艱難，可謂達於極點。中國處在這種內傷外感交相侵襲的危險當中，瞻望前途，似乎是一種『長夜漫漫』的淒涼景况。

在中央召集編遣會議的時候，全國人民對於政府，與整個國家，抱有無窮的希望。輿於人民對於編遣公債購買的熱忱，就可以知當時人民對於編遣會議是何等熱烈的贊助，而希望其實現。假使當時白健生、李德麟與馮煥章等，稍有民族思想，與世界眼光，應該一致擁護中央所召集的編遣會議，貫徹裁兵救國的主張。若編遣成功，中國的政治，早已入軌，社會早已安定，全國人民也早已登上衽席了。不幸舉國嗚嗚望治的祈禱，終不能改換軍閥自私的野心。從去年桂系反抗中央起，一直鬧到現在，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

產，毀滅了數年北伐血戰的功勞，破壞了編遣的主張，損失了人民的信仰，推原禍始，實由於軍人一念之差！

革命不是一兩天的事，要達到成功的目的，當然要經過許多艱難困苦。在革命過程中，反動勢力的前仆後起，也是很自然的現象。好在中央有戡亂的能力和決心，斷不容反革命的軍閥割據叛亂。中央對於民衆的痛苦，不但沒有忘記，並且無一時不想在最短期間結束軍事，以全力做建設的事業，而為全國民衆謀永久的安全。中央幾次用兵，都是迫於萬不得已，因用兵而弛緩了建設，因用兵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因用兵而妨礙了生產的發展，以及因用兵而減少了行政的效能，這一切的一切，當然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感與失望。不過我們無論這時候多麼痛苦，只能咒詛叛背中央的軍閥，不能怨恨為討逆而出師的中央。我們相

信中央於最短期間，必能打倒叛逆的軍閥，全國民衆在這時候，應該以全力援助中央；有中央而後才能統一，要統一而後中國才有出路。

現在我們要打倒軍閥，一時不得不訴諸武力，因為軍閥服力不服理，證諸已往的經驗，我們知道凡是軍閥無不歸於滅亡，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不完全是軍事的勝利問題，乃是政治與行政問題。如果政治和行政都沒有辦法改善，儘管軍事勝利，也無補於國計民生。反之，如果政治和行政有法改善，軍事斷無不勝利之理。國際戰爭也是如此，甲國與乙國戰，若甲國的政治優於乙國，則甲國必勝。管仲能使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即是因管仲首先在政治方面把齊國弄得整齊齊，齊國在政治方面立於不敗之地，所以才能够戰勝攻取，九合諸侯。由歷史和經驗所給於我們的教訓，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是什麼，現在我們

知道了。

本黨的主義與政策，固無可訾議，但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好的主義與政策一一的實施出來。革命的目的，是『爲人民謀福利』，整個三民主義的精神，也是自人民的福利出發。人民的出路，即是國家的出路，救國即是救民。我們現在要替人民謀出路，只要大家打起精神幹，不但辦法極多，而且容易收效。擺在我們前面的問題雖然很多，却可總合爲三大問題：（一）是政治與行政問題，（二）是地方治安與國民生計問題，（三）是反動與思想問題。爲什麼不列入外交問題呢？著者認定外交的勝利與否，全看內政如何。如果國內整頓的很好，事事進步，列強對於中國的信仰，必定增加，不待我們講話，他們自然會自動的以平等待我。『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我們自己打起獨立自尊的精神，人家將敬仰悅服之不暇

，又誰敢侮我？試以中俄交涉爲例，若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治修明，人民團結，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蘇俄決不敢以大砲臨我。中國原來有理，反受蘇俄的壓迫，可見一國自己家裏不弄好，對外是不能僥倖成功的。許多人只知道畢士麥是第一等的外交家，却忘記了他也是第一等的政治家，一八七一年畢士麥迫法人爲城下之盟，訂立了佛蘭克佛條約；固然足以表現他在外交上的好身手。但我們不要忘記正在同年，德意志的統一告成，他在內政上慘淡經營的統一運動，其勞績實超過在凡爾賽的勝利。因爲德意志對內有統一聯合的勝利在前，對外才得着折衝樽俎的勝利。可見對外想求外交勝利，對內須先求政治修明。如果對內的政治沒有辦法，儘管搬十多個畢士麥擺在外交部中，也不中用。政治怎樣整頓，地方治安，與國民生計怎樣維持，以及反動勢力怎樣打消，這三個問

題，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如果這三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可連帶的解決。

(一) 政治與行政問題 政治與行政不同，政治所注重的是政綱和政策，行政所注重的是公務員的人選管理及行政的效能。現在政治方面有幾點要注意，(一) 監察院應趕快成立，(二) 法治精神與民主主義應特別尊重。在國民政府統治的軍民財三政，應完全統一。嚴懲貪官污吏，勵行廉潔政治，是本黨最高機關所決定的政綱，官吏貪污，是中國政治上一個很大的污點，這個污點，若不及早滌除，中國政治不會有刷新的一日。監察院即是担任嚴懲貪官污吏，與勵行廉潔政治兩大使命的最高機關。監察權若嚴格的行使起來，貪污者必因有所警惕而斂跡。這樣一來，直接促進了行政的效能，間接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法治精神與民主主義，是我國革命的目標，政府事事



要根據法治與民主的原則為施政的方針。整個民權主義，是建築在法治與民主兩大原則之上。若我們依舊認人不認法，不尊重本黨政綱的對內政策，就失掉了法治與民主的精神。至如行政上的人選管理及效能問題，完全要考選委員會與銓敘、兩個機關來解決。考試院在這時候所負的責任，特別重大。起首施實考試自然免不了許多困難，然而這些困難，不能過於重視。握有考試權的當局，不妨勇敢的幹去。現在有許多局外人以為考試制度在目前無法推行，要等到政治修明天下太平的時候，才可以實行考試，這完全是錯誤的見解。政治不修明，天下不太平，可說是考試不實行的結果，須實行考試，而後吏治才有整頓的希望，整頓吏治，即是修明政治與平治天下的手段。可見考試權的實施，決不能俟諸治政修明以後。因為不實行考試，政治決不會有修明的一天。徵諸歐美各國的歷

史，莫不盡然。一個好的政治環境，要大家努力創造，徒然坐着不動，等着，決不會得到一個較好的政治環境，這是政府和民衆都應認識的一點。

(二) 地方治安與國民生計問題 現在遍地皆匪，這是社會不安定的最大原因，因此肅清共匪，便成了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匪區這般寬廣，絕對不是完全靠政府的軍隊可以肅清的，共匪聚散無常，兵來匪去，兵去匪來，顧此失彼，極難應付。在這種情況之下，最根本的方法，莫如人民自衛，政府與人民合作，供給人民的器械，與軍事指導人員、使每縣每鄉，都組織强有力的保安隊。只要政府樂於援助，指導得法，人民沒有不出力的。因為他們為保障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本土的公共安甯起見，與共匪勢不兩立，所以他們禦匪的勇氣，必十倍於正式的軍隊。因為共匪對於政府軍隊的利害關係，不如對於人民的迫切。聽

說湖南平江瀏陽兩縣的民軍，對於勦匪，曾有很大的勞績，叫人民自動的組織起來，不但是勦匪的根本策路，同時也樹立了地方自治的根基。在勦匪的期間，關於清查戶口，與保甲連坐等事，都要同時主辦。鄉與鄉合，縣與縣連，庶幾可以收首尾相應，與一網打盡的神效。地方既不受共匪的蹂躪，社會自然安定，至如國民生計問題，與治安有連帶關係，彼此可互為因果。社會越安定，國民生計越容易解決。反之，若國民生計解決了，大家的生活越有保障，社會也越安定。所以我們不論從那一方面下手，都可以達到兩方面的目的。但最好是兩方面同時下手，一面維持地方治安，一面解決國民的生計。民生問題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要根本解決首先要發達生產，經營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以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其次要實行裁兵，縮小軍費，以減輕人民的負擔。第三要開發實

業，以增加國家的富力。第四要改革幣制，實行金本位，以救濟銀賤的損失。以上四項，一時雖不能辦到，但在不遠的將來，非辦到不可。目前我們可以辦到的有下列五項：（一）肅清共匪，使農工可以安居樂業，照常生產。（二）廢除釐金，保障商業，使農村經濟不再破產。（三）改良水利，減輕田租，保障農民生活的安全。（四）實行征收所得稅與遺產稅，以此項稅收，作為失業者的救濟費及教育經費。（五）各大都市由省政府或市政府增設工場，收容失業的工人，並促進產業的發達。這五項比較容易辦到，只要我們有決心，並無須大宗經費，各省以地方政府的財力即可推行。

（三）反動與思想問題 世界上沒有一個絕對不遭人反對的政府，在多黨制的國家，在野黨即是政府的敵人。在一黨制的國家，表面上雖沒有與政府立

於相反地位的黨的存在，如意大利，蘇俄兩國，也還是反政府的集團。立憲國家反政府者，是在法律範圍以內，以輿論爲武器。政府鎮壓反動分子，也是訴諸輿論。除在人民暴動的時候，決不輕用武力。中國現在反政府的分子，除軍閥政客，及共匪以外，還有許多灰色的知識分子，及失業的青年。我們對於叛逆的軍閥，當然要用武力去征討，對於知識分子，及失業的青年，又怎樣呢？他們的反動勢力是潛伏的，他們是以思想和輿論來攻擊我們，所謂普羅文藝運動，即是他們進攻策略的一種。我們要消滅這種思想的——心理的——反動，不是封幾家書店，或捕幾個青年這一類的方式可以成功的。他們以思想的機關鎗攻來，我們也當以思想的迫擊砲射去。這完全是一種『思想戰爭。』這種戰爭，比有形的軍隊戰爭還要利害。因爲彼此所攻的是『心』，不是『城』。不錯，馬克

斯主義不能行於中國，國家主義是落伍的思想，只有三民主義是中國惟一的救星。我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當然是這樣主張的，不過還有許多的人不是這樣相信，或者他們不了解三民主義，或者他們迷信馬克斯過分，不論怎樣，總而言之，我們對於他們的思想，非加以批評與糾正不可。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倡一種『健康的思想運動』要在思想戰爭上，得最後的勝利，才算是奠定了黨國的根基。

我們的黨綱政策，都是從王道出發，王道是以仁愛爲基礎。仁者無敵於天下，這是千古不磨的真理。歷史上張角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專以屠殺爲能事，完全立於王道仁愛的反面，因此他們不旋踵而滅亡。現在共產黨的一切所爲，也是以殺人放火爲能事，不論怎樣猖獗，無非自速其亡。『天下烏乎定？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兩

千多年以前，孟子老早把統一的祕訣告訴我們了。我們千萬不要迷信那『治亂世用重典』的糊說，要以感化代刑戮，雖不馬上學瑞典一樣廢除死刑，但講王道的我們，總當牢記先哲所謂『省刑罰薄稅歛』的遺訓。『刑期無刑』的真理，敵不過老子『民不畏死』的真理。殺既不能止殺，又何苦反其道而行？英國生物保護會，最近提議主張以後全英國的女子，不要穿獸

皮衣服，因為犧牲動物太多，過於殘忍。別人的國家，雖沒有受過孔孟的王道教育，倒正在做仁民愛物的工夫。在王道主義發源的中國，應如何的仁民愛物呀！破壞屠殺與殘忍，不是中國的出路，只有建設感化與仁愛，才是中國的出路，醉心階級鬥爭，與殺人放火的共產黨，是新中國的敵人，具有民族觀念的中國人，快起來撲滅這慘無人道的仇敵。



## 國民革命與心理建設

劉振東

國家的根基，是建立在國民的心理上，一國之中，其政治的隆污，社會的興替，視國者往往能於考察民情風俗之中，以推知而預言之。季札觀光上國，聽諸侯之樂，而知各國存亡之期，興衰之勢；辛有適伊川，見其人民禮亡俗亂，而知其將淪為戎狄。古今中外，類似這種預言，真是指不勝屈，而其結果，往往如響之隨聲，絲毫不爽。這種道理，冒然一看，或許認為有幾分玄奧，而過細一想，也並沒有什麼奇怪。集民成國，民為邦本，其政治的所以隆污，與社會之所以興替，皆視此邦本成分的善惡而定，而所以判斷其善惡者，更以人民心理的善惡為標準。以中國以往

的歷史觀之，當大亂之餘，人心思治之時，往往易於撫綏而安輯之；當世道衰微，人心思亂之時，雖有賢者，亦不易於維持垂危之局勢。以中外之現勢觀之，歐美諸國之人民，愛平等，重自由，守法奉公，發奮為雄，故能立民治之基礎，而成富強之宏圖；亞洲諸國之人民，頹喪怯懦，習於統治者之無理壓迫，而視為固然，對於國家政治，視為責任以外之事務，而毫不措意，故其國家或淪為奴屬，或終年喪亂，而莫能自振。一個民族在某一時期的政治，社會，文明，為此時期中民族精神的結晶，而此時期中一般人民的心理，則為一切事業之根本出發點，所以我以為欲求政

治之善良，社會之興隆，當先注意於國民心理之改善，而以此為根本之要圖。不然，則無論何種主義，何種政綱，皆不能救國家於危亡。即有小數賢才，持優美之主義政綱，施之一方，而著有成效，一般國民若不從心理上根本改善，亦不足以長治而久安。

中國的喪亂，到今日可謂登峯造極了！天災流行，水旱頻仍，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之十餘行省，所謂天府之國，地大物博，其人民猶多啼饑號寒，而不能自給；至於西北數千里之區域，昔日為我中華民族發祥之聖地，其人民流離轉徙，死亡於道路者，動以數十萬計，其幸而苟延殘喘者，或羅雀掘鼠，以延旦夕之命，或以其親生子女之軀體，為日常裹腹之儼糧。奸梟謀亂，兵連禍結，馳驟於戰場之健兒，以百萬計，衝鋒肉搏，死亡枕籍，經年而不決，而拉夫徵車，顛沛於道路者，猶不計焉。土匪地痞，擾攘於閭閻，

共產亂黨，跳梁於原隰，焚殺劫掠，村里荒廢，城邑為墟，而貪官污吏之賤削，尤其餘事。至於國際間的關係，則除積年帝國主義侵略之外，又有天外飛來金潮之橫禍，商賈之破產者，前後踵趾相接，統全國而計其損失，殆將以十萬萬計，即一般人民之生活，亦直接間接受其壓迫。一般國民，祇知咨嗟太息，恨我生之不辰，而不知盡其主人翁之責任，投袂奮起，助政府以芟夷大難。常此以往，其極非亡國破家不止。所以我以為全中國之國民，若不澈底覺悟，從心理上根本改造，則中國之前途，必將有不忍言者。

不佞自歐美回國以來，於今已歷三稔，於此三年之中，對於中國之現狀，時常留心觀察。以為中國目前的大難，不在軍閥勢力之不易肅清，土匪共黨之不易消滅，腐惡政治之不易清澄，天災流行之不易補救，而在一般國民之毫無覺悟。蓋以軍閥，土匪，共黨

，天災，以及貪官污吏，此不過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種種暫時的障礙，倘使一般國民能根本覺悟，改造歷史上傳留之種種錯誤心理，以求克盡國民的義務，站在革命的戰線上，助本黨以完成新中國建設之使命，則前述之種種障礙，固易於短時期內，一一削平。當革命建國的時期，自然不能毫無障礙，吾人之所患者，

不在障礙之多且大，而在於無掃除種種障礙之決心與方法。本黨總理，在革命方法上，已有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及建國大綱等傳授於國人，而今日之所急需者，即在國民之根本覺悟，國民之革命決心。從前總理曾經說過，革命必先革心，蓋因革心以後，始能從事於真正的革命工作，革心以後，其所作為，始能為真正之革命工作，若一般國民，不能從心理上根本革命，根本覺悟，則無論若何優美之主義與方略，皆不能救中國於危亡；若一般國民，不能從心理上根本

覺悟，而將新中國建設之責任，完全置於本黨少數同志之身，則中國之國民革命，也必終於無徹底成功之一日。但是現在我所要談的心理建設，不是總理的「心理建設」，而是於總理心理建設之外，根據個人數年來之觀察，對於中國一般國民應有的心理覺悟與建設，舉其重而大者，貢獻幾點意見而已。

第一「我覺到中國人的自尊心太大而公平心太小」中國人因為受歷史上封建思想的薰染，往往予智自雄，妄自尊大，而同時把旁人看得太小，對於自己，總想造成一個惟我獨尊的地位，而對於旁人，則不講什麼是非，不講什麼公理，一點公平的思想都沒有。在從前專制時代，天下一亂，草野英雄，皆羣起逐鹿，倉卒間人人皆有君臨天下的志願。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志願，又因為這種人皆抱有一立大操者不累細故的思想，所以他們是絕對的不擇手段。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這種事實任舊腦筋的軍人看來，是極自然而應當的，是天經地義的，是理所當然的。若是有時對方乘城堅守，久攻不下，那麼趕到城下之日，往往是以屠戮淨盡，雞犬無留的手段相對付。這種慘無人道的辦法，在西洋上古時代，我們雖有時得見，而兩千年來，在號稱文明的國家中，恐怕只有讓中國專美了。而一究其所以出此的原因，則

無非由於草野奸梟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於抽餉拉夫，則更是竭澤而漁，不惜害盡天下人，以求一己之所欲。無論人民如何啼饑號寒，顛沛流離，他們是絕不顧及。黃巢，李闖，張獻忠之流固然如此，即便劉邦，朱元璋也何嘗不是如此？當其未成功時，是要犧牲一切人民的福利，以達到自己的成功目的，及其既成功之後，則更竭天下的財力，以養一人，竭天下的聲色，以樂一人，神聖文武，是其稱號，作威作福，是

其本領。至於人民的福利，及人與人間的公平，則絲毫不計算。這種事實，在今日雖然已成爲過去，而其流毒，則未絕根株。曹琨，閻錫山，馮玉祥諸賊，無一而非效闖獻之故智，無一而非奉闖獻爲規臬。至於十餘年在山東河南安徽間僭稱皇帝之幾個小土匪，更不必問了。

以上所述，是極顯明的例證，我們再一觀察一般社會上的狀況，更可格外明瞭。稱孤道寡的土匪成功者，固然是毫無公平觀念，即一般官吏，也何嘗不是如此？一省的督撫長官，自然是一方的皇帝，即州縣令宰，也何嘗不是州縣的霸王？推而至於土豪劣紳，胥吏差役，亦莫不武斷鄉曲，魚肉小民。他們對於地位較低的人，特別自己的部屬，莫不作威作福，無惡不作，更無所不用其極。而那一般受壓迫被凌遲的人，則惟有任其宰割，甘心認命，這是何等慘無天日的



事？而中國人却習爲固然，熟視而不以爲怪！爲長官的，只知榨取小民的膏血，而對於人民的苦痛，則一點也不理睬，甚至災旱凶年，人民流離失所，而他們還是依樣的貪贓枉法，只求自己可以養尊處優，安富尊榮，而對於載道滿谷的餓殍，却熟視而若無睹！這種絕對不尊重旁人的人格，絕對沒有同情心的人，還配作二十世紀的大國民麼？所以我常說，在中國的萬惡社會中，是絕對沒有同情心，是絕對沒有公平事，弱肉強食，視爲固然，國家法律既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而社會上人士又不肯主持公道，一個人所能得到的公平待遇，全看他自己能爭到多少，好像在原始時代一樣的。這種惡現象若不澈底改革，這種公平心若不從根培養，則不但更治永無清澄的一日，平民政治，永遠也不能實現呵！

第二，「我覺得中國人犯法于紀之心太大而守法

奉公之心太小」人羣進化以後，國家的範圍由部落而成爲大邦，社會上的事務由單簡而趨於繁雜，無法紀以維繫而制裁之，不惟不能增長人類的幸福，亦且無以保持秩序的安甯，所以法律爲文明社會之所必具，遵守法律亦爲良善國民的最要條件，泰西各國，尤重法治之精神，其人民亦深以犯法于紀爲恥辱。今中國人之心理，則大反乎是！中國的法律，固以不完善而貽譏於當世，而人民則並守法之心而無之。吾嘗默察中國一般人之心理，不惟不以犯法于紀爲恥辱，而能以逍遙法外爲榮耀。若有人焉，守法奉公，跬步不離繩墨，則社會一般人士之批評，必目爲庸愚，視爲怯懦，甚或以無用誚而罵之。通常已屬如此，而政界爲尤甚！爲官吏者，若能貪贓枉法，腰纏萬貫，亭台樓閣，以安其居，花天酒地，以驕其妻妾，於是則友朋羨之，鄉里榮之，父母必以爲孝子，社會必以爲能吏

。反之，若守法奉公的官吏，且夕從公，兩袖清風，去職之日，家無餘糧，則朋儕必相非笑而以爲無用，鄉里必咤爲蠢材而資爲笑柄，卽家人父子之間亦必呈不怡之色；若其身爲顯官而暮年衣食不充裕者，則一般人更必鄙棄之而不屑道。卽有少數明達之士，略有公正之論，亦不足以維持清議。因爲社會上一般的輿論，是如此顛倒是非，因爲社會上一般的心理，是趨向於犯法干紀，貪贓妄爲，所以少數清白自好之青年，往往加入政界以後，卽漸漸軟化而變爲污濁。不但如此，卽就同樣之貪官污吏而言，其黠而巧者，於貪贓枉法之後，能彌縫一切，或其案雖發，而猶能行賄使勢以逍遙於法律制裁之外，則其同儕必仍以爲賢能而羨慕崇拜，不失其常。其拙而愚者，於貪贓枉法之後，終於破案而羅法網，則人必且謂其技不精，而非笑之。社會之心理，其錯誤至於此極，而望吏治之清

澄，是所謂緣木而求魚；社會之心理，其錯誤至於此極，而望一般人之能守法奉公，是所謂南轅而北轍。中國人之恒言曰，升官發財，此言雖極粗淺，却甚足以代表國人普通之心理，更足以描寫政界之真象。嗚乎，國家設官，所以治事，而乃以升官發財爲相提並論之名詞，爲不可分離之名詞，是誠可爲長太息者也。所以我以爲中國人此種社會心理若不能根本改革，則執政諸公雖嚴法以待貪污之吏，恐終不能以矯社會之弊，而造成循良之吏治。

更進而言之，公務人員，其守法奉公之心，在理宜較一般人爲更強，始足以爲人民之表率，而吏考事實，則適得其反！社會人士，雖無守法之心，而其犯法干紀之心，則遠較公務人員爲弱。公務人員爲國家的命吏，爲執法之員司，而其所爲乃往往軼出於法律軌道之外。政界如此，軍界尤甚。他者姑且勿論，卽

以尋常小事而言，馬路之上，疾駛如電，而傷及行人者，則不問而知爲要人之汽車，火車之上，無票而坐，與車務人員起糾紛者，則不問而知爲軍政界之人員。至於偷關漏稅，販運違禁之物品，則明目張胆，公然行之，法庭熟視而莫敢誰何，警察束手而不敢責問！究察此輩之心理，莫不以爲國家法律，可以制裁他人，而我則必爲例外；一加干涉，即怒目而視，一若橫逆之來侵者！因此之故，官吏犯法者，類皆逍遙自在，意氣自得，人民仿而效之，上下成風，法律等於空文，其受制裁者，類皆樸拙愚昧之小民。所以我以爲國人若不培養守法奉公之心理，則任何制度，皆成具文，而此種心理的培養，更必自公務員開其端。

第三，『我覺得中國人依賴心太大而自立心太小』中國人最大而又最普遍的弱點是依賴心太大，而自立心太小。人生於世，貴乎自立，人能自立而無求於人

，然後始可以保持其莊嚴不可侵犯的人格，而後始可以爲社會上有用之份子，而後始可以爲國家健全之國民。但是吾人試一留心觀察中國之社會，則處處可以發現國人依賴心之過分發達，及自立心之過分缺乏。以家族之關係言之，中國人之家庭，例爲大家族制度，一家之中，老幼食指，往往以十數，而能自立者，則寥寥無二三焉！固有全家之中，皆遊手好閑，不務正業，而專恃一二人的收入，以維持生計。父倚其子，子倚其父，兄依其弟，弟依其兄，甚且依賴其親戚朋友以爲生，至若婦女，其倚賴心則爲尤甚。此種惡劣的現象，在鄉村已屬慣見，而城市則格外顯明，在貧寒之家，已屬多有，而中產以上，特別是仕宦階級，則愈爲普遍。全國人民有四萬萬數，而此四萬萬人民之中，若計其生利之份子，恐最多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大多數之國民，其所資以爲衣食住行之用者，則

皆出諸少數之身。無怪乎人口愈衆多，而國家愈貧弱。我嘗以爲人生於世，其最低的條件，須能自理其事，自養其身，即不能爲國家生利爲社會服務，其最低的條件，亦應當使社會國家不因我之生存，多一份負擔與麻煩。滿足此最低的條件以後，始可以進爲國家社會有用之份子，若並此最低之條件而不能滿足，則試問一家之中，何樂有此子弟，一國之中，何樂有此人民？而細察中國之情形，則殊反是。惟因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皆依少數人以爲生，故此少數人一經得意之後，多用非法之手段，以謀增加其收入。爲商賈者，往往剝削主人的血本，以充家用，爲官吏者，往往侵吞公家的款項，以飽私囊。這種情形之發生，固然是因爲國民公德心之缺欠，而爲家族經濟狀況壓迫，以至以此爲唯一出路的，則固所在多有！至於父子兄弟親戚朋友之荐引，不問賢愚，只求衣食與地位者，

則更比比皆是，而其所以致此的原因，皆由於大多數人民的不能自立，不得不出此下策以求存。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國以日貧，政以日亂，民以日弱，推源禍始，皆由於此。立國於二十世紀，此固不足以爭存！

荀卿子有言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此種矯健自立的精神，吾先民早已昭示於吾人，固不待取法於歐西。但吾人觀察中國之社會，則處處與此相反。爲農夫的，不講墾植灌溉之術，以求抵禦水旱之天災，而惟日祝風調雨順之豐年，爲工商的，不求開發天然之富源，而惟思乘機取巧，以牟意外之紅利。土匪地痞，爲害於閭閻，此整理鄉政之可以消除於無形，乃專恃地方長官之懲勦。至於地方長官，其力本足以維持地方之秩序，則又推諉其責任於正式之軍隊。全國人民，將國家社會上

一切的責任，此諉於彼，彼恃於此，邦家喪亂，至於此極，究無一可恃之人！吾不知我中華民族，何以怯懦至於此極？希臘先哲有言，凡是不管政治的良民，應當使他們受惡人管理政治的懲罰。此種訓誡，我國民其可以深思，此種懲罰，我國民今日已身受之，而猶不知覺悟。比年以來，天災流行，餓殍載道，國人不能自救，而外人代我賑濟。數月前美國紅十字會對其國人的報告，其結論有曰，中國的天災，皆由於中國人不自努力所造成，外人無法救濟，而其實亦愈救愈甚，救濟中國災害惟一的途徑，是在於中國人的自覺與自救，否則外人努力賑災的結果，必使中國災害因此而愈多。這種沈痛的批評，我們雖覺其同情心的缺乏，但不能不引為當頭棒喝呵！

第四『我覺得中國人的婢妾性太大而丈夫氣太小』  
中國人因為受數千年專制餘毒的薰染，無形中養成一

種奴婢妾婦搖尾乞憐的劣根性，而將大丈夫的浩氣正氣消磨淨盡！在政治一方面，對外失却民族獨立的精神，對內則完全無政治道德與人格，而惟求奴顏婢膝，靠依強有力者以圖目前的榮利。在以往的歷史上，我們看見無數的污點，如劉邦曹操朱元璋之流，以陰毒奸詐的梟雄，可以使中國人北面稽首，奉為神明，即石敬瑭張邦昌之甘心媚外，稱兒稱孫，亦可以稱王稱帝，恣睢於民上，他如遼金元清之以外族入寇中華，恃其野蠻的武力，於憑陵殺戮之餘，亦可使中國人事為君父，奉為神明！百年以來，歐風東漸，太西諸國挾其堅甲利兵以臨我，我人竟望風而靡，甘為次殖民地而不恥。工商階級，則以供職於洋行，為無上的尊榮，盡忠竭力，為虎作倀，以吞噬國家之權利，更依恃外人之勢力，以侵壓本國之同胞，猶自鳴得意，而以為天之驕子。即市井之無賴，鄉里之流氓，也都

加入教會，藉外人的勢力，上抗官府，下欺平民。若有人焉，發奮爲雄，以與外人相抗衡，則一般人必且詫爲怪異，視爲愚蠢。本黨革命於今垂五十年，而外人的勢力不能剷除，國家的地位，不能恢復，其根本原因，皆由於國民奴性太深，丈夫氣太小，不肯協力禦侮的結果！

對外的奴性，固有如前此所述，即在國內一般人的心理也莫不如此。無論軍閥也罷，政客也罷，貪官污吏也罷，土豪劣紳也罷，只要你能有些許的勢力，總會有多人來稱兒稱孫，搖尾乞憐。卑鄙無恥，陰險狠如司馬家兒，固然可以擬之如堯舜，而奉之爲神明，市井無賴，賂無人性如朱溫，也可以尊之爲君，事之如父，即卑賤下流如宦官宮妾，而士大夫之林，亦可以屈膝倒拜於門牆之外。往事且不必論，請就近者言之，袁世凱之陰險詐詐，居然有人爲之壽安，

曹錕之昏庸下賤，也有人爲之捧場，推而至於各省之軍閥官僚，亦可以頤指氣使，雄長一方。民風人情如此，亦何怪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之屢蹶屢起而不易消滅？以耳目之所聞見，有以其妻女邀寵於權門，而固祿位者，有進其姊姊姬妾，以求一官一職者，彼其行爲，如此之污也，而社會人士猶恬不爲怪，拜謁請託以求分其餘瀝！至若賈碩姻姬，盤據津要，苞苴黃白，昏夜求見，甘爲牛馬以供驅策，則更尋常之尋常，而視爲當然！我誠不解我中華民族的根性，何以墮落至於此極？我更不解人之欲求功名顯達者，何以不努力於事功之建樹，學術之鑽研，於坦蕩正直之大道中，以巍然獨立，而必甘蹈下流以爲快？嗟乎。以奔競鑽營的精力，用之於事功，以諂事權貴的誠心，努力於學術，則其名位之顯達，未必後人，而國家社會且將因之以受無限之福利，求自立者固不必以破壞人格

爲先務！吾言及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國民婢妾心之太強，而丈夫氣之太弱！

第五『我覺得中國人徵倖心及破壞心太強而創造心太弱』人生於世，其成就的大小，造詣的淺深，專靠自己創造力的大小，除此以外，別無捷徑！太西諸國的人民，自政治家學者以至農工百業，各盡其力，各竭其才，從事創造，從事經營，而國家社會，又有法律以保障而維持之，所以能百業振興，蔚爲富強。中國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不以創造爲成功的途徑，而惟以徵倖心，機詐心以攘奪佔有他人已成的事功。普通人的心理，是對於自己，過於妄自菲薄，而對於旁人，則又過於苛刻而無同情。因爲對於自己過於妄自菲薄，所以絲毫不能建樹。小善則以爲太小而不屑爲，且以爲雖爲之而無補於大節；大善則畏其艱鉅而不敢爲，且以爲此不世之業，非我之所能堪。小善既

不屑爲，大善又不肯爲，於是乃惟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羣居以爲不善！不過他們自己雖然是毫無勇氣，對於旁人，却格外的苛責，他們自己雖然無所樹立，而其貪利之心却不因此而稍減！因爲對人苛刻，所以他人雖有一技一藝之長，也必格求周內，以毀謗而摧殘之。其處世的唯一妙訣，不在於努力前進以求勝人，而在於「拖人下水」，以破壞旁人已成的事功與名譽！其競進的唯一途徑，不在於自己創造力的發揮，而在於徵倖以攫出他人已成的局面！當其未得意時，不惜甘言卑詞，屈膝鞠躬，以求人之容納，及其機緣一至，則又倒行逆施，反恩爲仇，以逞其欺騙攫取之技倆。此種險詐之事實，在中國社會中，幾於無處無之。爲商人的，由夥友而驅經理，爲軍人的，由部曲而逐軍長，爲官僚的，由下屬而趕長官。卽悍僕狡奴之欺主，以至土匪之搶劫，劣紳之肆虐，也無非

由此微倖的心理及攘奪的技倆所構成。舉國上下，從事於創造者少，而從事於攘奪者多，亦何怪茫茫神州，終歲擾亂，而靡有底止？世人但知軍閥之攫取地盤，為爭權攘利之事，而不知此不過今日中國之土匪世界中惡劣現象之一端！其尤可痛心的，則為今日學界的現象！學界本一極清高之領域，其中份子，亦皆所謂讀書知禮之君子，社會觀瞻，以此為極則，國家元氣，以此為根本，種種事務的進展，宜其循規蹈距不越乎禮法準繩以外，而實際情形，乃大謬不然。結黨營私，無惡不作，奸險傾軋，逾乎尋常，以學生而辱師長者有之，以教授透校長，思取其位而代之者有之，鼓動煽惑，以釀意外之變者有之，今日之學風如是，則他年之國是可知！夷考其故。皆由於創造心太小，而徼倖逐利之心太大的原因，吾願國人於此再三留意而詳思之。

比年以來，新思潮澎湃洶湧，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青年學子，血氣未定，往往誤入歧途。自五四運動，以迄今日，青年之加入本黨，以獻身於國民革命者固多，而誤受共產亂黨之煽惑者亦不在少。為革命而犧牲，為黨國而努力者固多，而藉此門徑以求達其領袖慾與升官發財慾者亦不在少。此種思想不正確的青年，多剽竊共產黨的技倆，以為競權奪利的手段。革命進展之所以中途頓挫，以及本黨內部之所以屢起紛糾，此為一大原因。我敢正顏厲色以警告青年的同志們，領袖地位的造成，須靠個人光榮的歷史，偉大的功績。果然能有光榮的歷史與偉大的功績，則本黨同志以及社會人士方將擁護之不暇，即欲退避領袖的地位，亦不可得，若無光榮的歷史與偉大的功績，則無論個人的領袖慾如何發達，其攫取的技倆如何乖巧，將終無由取得領袖的地位。人生的地位，是硬要靠



自己對黨對國的貢獻，而不能求之於微倖的心理，與取之以巧詐的手腕。個人若不覺悟，則必受天然的淘汰，而日趨於淪落，多數同志若不能覺悟，則本黨所領導的革命，必終歸於失敗，以往前烈所創之光榮歷史，亦必斷送於吾儕不肯後進之手。願吾同志以此爲戒！

第六「我覺得中國人的門戶之見太深而容納之量太狹」集數萬萬方里的土地及數萬萬人口的民族以成國，其中份子既多，意見自異，欲其相安相樂，共同努力，以造成一新中國，是相互之間，必有絕大的容量。此於社會日常生活之來往，已屬不易之要訣，而以政治生涯爲尤甚。社會上的人民，各有不同的目的，各有不同的方法，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惟大政治家，能陶而冶之於一爐，使此萬有不齊之民衆，萬有不同之心理，萬有不同的目的，於不妨害個人達目

的求發展之中，而猶能使之共同協力，殊途同歸，以盡瘁於邦國之建設！大政治家的手腕，將於是而見其妙用，大政治家的功用，亦將於此而見其重要！其所以致此的方法雖多，而最要一着，則爲容量的寬宏！這不獨是太西政治家之長處，而亦爲吾先民所遵奉而履行的。書曰：『其必有容，有容德乃大』，可謂一語盡之！中國人門戶之見，不惟極其深刻，其花樣尤格外繁多。人與人間，有門戶之見，往往因師承之不同，而水火相攻，入主出奴，相激相盪，以造成空前之慘狀，漢唐明清流之爭，雖成陳迹而其流風遺韻，至今猶有存者。省與省間有門戶之見，此疆彼界，儼如敵國。中日之戰，北洋獨當大敵，而江南置諸度外，且曰此北洋之事，與我無干。議者或疑此種現象，今日已全消滅，而去歲中俄之役，邊方情形，雖異常緊迫，猶不足以稍減閻馮諸逆謀亂之心。此種現象之

發生，皆由於個人私利之成見太深，門戶之意氣太重，及政治容量太小的緣故。至於下級黨部與下級政府，其私人門戶之爭，則尤為顯著。長老先進，既不能負責盡職以服青年之心，而少年後進，尤多意氣用事，發揚跋扈。以發個人之私利。國是之所以日非，黨紀之所以日亂，容量淺狹，諒解太少，實一大原因。不佞今所論列，自謂係以冷靜的頭腦，分析現存的事實，為知為罪，非所計較，願吾黨同志，一思此言。

尤可怪者，汪精衛李宗仁之流，雖因政治容量太淺，國家觀念太薄，不能與本黨同志和衷共濟，而自趨於反革命的途徑，但同時對於素所反對而卑視的閩錫山馮玉祥輩乃能一旦由仇敵而變為同志，吾思及此，以為中國人不惟政治容量太少，實則並政治人格而無之，察其朝秦暮楚反覆變詐的陳述，吾人敢謂此輩絕無政治理想與信仰。李白諸逆，固不足道，汪精衛

師事 總理二十年，而竟因一時權利之爭，至於破壞 總理的革命方略，取消訓政，以迎合軍閥之心理，此其心術，不可問矣！所以以為今日政象之所以日趨於紛糾，於從政者容量淺狹以外，又有政治信仰問題。彼其政治信仰，根本不定，忽而親共，忽而反共，忽而視軍閥為仇敵，忽而事軍閥為領袖，花樣雖多，要皆以個人利害為前提，毫無政治信仰之可言，故我以為今後本黨同志宜堅定其政治信仰，嚴密黨的組織，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則國事才能臻於上理！

以上所述六種心理的改造與建設，是我這幾年觀察中國社會後的幾種意見。中國人心理的錯誤與其應當改造的地方，當然不止這幾點，不過在我看來，這幾點是格外顯著，格外重要，而必須急急改革罷了。我以為我國民若不將這幾種心理根本改造，那麼中國

人即根本不配爲二十世紀的大國民，即根本不配談全民政治。若不從根本上澈底改造，無論有什麼樣的好主義，好政策，好法律，其結果皆成空論，而國民革命，也必終於沒有成功的一天。總理老早就說過，革命必先革心，我希望全國國民急起而追的先把自已的心理改革，然後國民革命，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不過心理建設，雖是要人民根本覺悟，但在心理建設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亦不在少。什麼是心理建設過程中政府的責任？一言以盡之曰，政府的責任，是要明是非，別善惡，以正視聽，而端趨向！這種說法，好像是主張賢人政治者的口吻，其實並不悖於三民主義的原理。在理想的全民政治中——實現三民主義以後——這種責任，或者不要政府去負擔，而在今日訓政時期，這種責任，是完全要政府負擔起來。本黨因爲國民今日不能行憲政政治，所以才有訓政時

期的規定，在物質建設一方面，既要本黨負起責任來幹，在心理建設一方面，當然也是如此。政府如何始能負起明是非，別善惡，以正視聽，而端趨向的責任？簡明的說，即要一方對於種種善良心理的建設，加以鼓吹與指導，一方對於種種惡劣心理的革除，與犯法干紀之匪類，則加以極嚴格的制裁。犯法干紀者，網漏吞舟；不足以示法律之尊嚴，而杜徼倖之心理。貪污廢事者，供職中樞，不足以示求治之誠心，而爲宵小所戒懼。人情挫辱，則氣節之風損，馭下以禮，則廉恥之道興。上不徵賄，則僚屬無所施其伎倆，上無邪行，則部曲不能利用弱點。任官惟賢，進退有常，則奔競之風自息。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則責任自明，而吏治易清。交鄰有道，禦侮有方，則外患自戢，而民氣以伸。除門戶之見，以天下爲公，則人盡其才，而百廢自舉。……凡此諸端，皆可謂爲明是非，

別善惡，以正視聽而端趨向的方法，果能行之十年，則其效必可大見！我嘗以爲今日中國士氣消沈，廉恥道喪，所以至於此極，固有歷史背景及社會環境的關係，而歷來政府對於良善風化之不能培植，也是一大原因。今日的中國，固然感覺人才的缺乏，而同時又

不能不感覺賢愚倒置的遺憾！儻能集全國之人才，開誠布公，同心協力，以羣趨於建設的大道，則卽以人才缺乏之中國，其成績也必遠過於今日。書生愚妄，言質而直，所望全黨同志，全國同胞，於此少加留意，共同努力，則本黨幸甚，中國幸甚！

## 讀者注意

茲爲讀者研究便利起見，本刊擬增闢通訊一欄，專載討論學術及研究問題之函稿。此項通訊，如有公開之價值者，將由徐慶譽先生分別在本刊答覆。函末請開示詳細住址及真姓名。凡與學術無關之函件，概不答覆。

長風社啓



## 未來的戰爭 Sir Philip Gibbs 吉勃士

吉勃士 Sir Philip Gibbs 是英國著名的新聞學家，曾於歐戰中目睹戰爭的實況和其驚人的慘惡，此篇之作，係根據其觀察的事實，作合理的推測，殊可發人深省。

丁夷附識

戰爭這一會事，在世界文明各國中，正是方興未艾，人類的本能和理想，一日沒有根本的改良，恐怕戰爭就不得終止，牠將永久成爲解決各種國際間經濟問題或國策問題的不二法門。戰爭的冒險，牠那可怕的表演，牠的足以喚起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等等，都能夠打破和平的沉寂，激發青年的血氣，所以當世青年對於未來戰爭的性質，應該有一種相當的認識，倘使這種大工業國家所必致造成的戰爭，可以使他們陷

未來的戰爭

於失望，那末他們這麼熱望戰爭，豈不是大可哀麼？過去十年前的歐洲大戰，已經可算得是一種舊式的戰爭，未來的戰爭，決不會與之相同，就是說在各種殺人的科學技術上，牠將較前遠勝。現在我們都知道一種公開的祕密，就是當德意志在一九一八年慘遭失敗的時候，英美各國還正在預備着一種加緊的攻擊，這種攻擊，可以在一九一九年表現更可怕的破壞，她們將給砲的重量和彈力大大的增加，趕造許多戰鬥

飛機，以圖毀滅萊茵河右岸的城市，製造十足速率的鐵甲車 tank，以促敵人的敗北，她們所養的化學家和工程師，正在那個時候，在他們的試驗室裏忙個不了，休戰日的到臨，他們還以為太早，因為不休戰，他們就可大顯他們的神通了。而且英美諸國直到現在，對於戰事的準備，沒有一刻的疏懈，在已過的十年中，她們在戰鬥力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她們整個的戰術都革新了，最重要的，就是她們戰事準備的方向和組織，也已另趨了一個新的途徑。

未來的戰爭，如果真的實現，那末除了年幼的和年長的以外，我們都得要加入交戰團體的範圍，即是年長的和年幼的，亦不能逃出火綫之外。譬如法國，我們要曉得法國是一個很不能信任世界和平的國家，所以她就最先考慮到那種全國混亂的局面，因此法國國會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用了五百對三十一的票數，

通過一個全國戰爭準備的政府提案，這個提案，成了國防歷史上一個新的節目，將來如果一遇戰爭，法國就不難使全國總動員，使每個國民都盡戰事上一部分的责任，那時的戰爭，就能震嚇城市，毀壞堡壘，敵方的男女長幼，除非都有了戰事的組織和各種防禦手段的準備，恐都不能免於一死。

在未來的戰爭裏面，男子固然必須加入戰團，就是婦女亦必不能免，她們的姿色，將無法保持，她們的母性，亦不能得到些微的憐惜，她們與男子有同樣的危險，同樣的苦惱，她們沒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居住，所以她們須得與男子有相同的胆量才行。

我個人深信在未來的戰爭裏面，不會再利用戰壕來阻住大軍的進取，我們從前在法國和佛蘭特 Flanders地方所見的戰壕，恐怕即是最後的一次，因為各國既可利用戰鬥飛機襲取敵人後方的城鎮，又何必化

費千百萬人的工，以建築牢固的戰溝，何況有了鐵甲車的發明和運輸的利便，戰壕更加無用。在未來的戰爭中，更無須步兵從事齷齪不堪的工作，或成年成月的抵擋敵人的軍隊，因為陸戰上將決諸鐵甲車的決鬥，這種鐵甲車，行動猶如步軍，加以大砲的設置，更如同海上有巡洋艦及毀滅艦掩護的主力戰艦，其中小的，可以作為偵探及劫掠之用，大的呢，就可以奪取敵軍的地位，破壞敵軍的陣線，更可以衝進敵人的城市，迫令全體市民，悉數降服。

不特此也，未來的戰爭，將另有一種異樣的範圍和異樣的目的，戰爭的地點，將移至空中，那一個國家握有空中的優勝權，她就不難獲得最後的勝利，戰爭的關鍵，全在於國家的意志上，在從前戰爭的時候——即在這次的歐戰中——將帥都信有一種古時的成例，他們大都以為得勝的惟一方法，莫過於使敵方

的軍隊，死傷比自己的多，這樣的成例，以後必定打破，將來如遇戰爭，交戰的雙方，必注全力於清除空中的航路，然後直撞至敵方意志力的所在地，就是說，雙方的戰鬥飛機都要想毀滅對方的都城或重鎮，因為那種地方不是政府的所在地，便是工業的中心，如果毀滅了那種地方，軍隊就失了領袖的指揮和戰鬥力的供給。要消滅一國的意志力，也就是迫令敵方人民降服，有了這個目的，所以對於對方人民，就絲毫不加憐惜，（到了那時，全國實行總動員，所以都不能免於危險，）因為戰爭的延長與否，決於人民的精神，倘使人民的精神渙散，戰鬥力即失其勇氣，為達到這樣的目的，就不得不運用一切極端殘酷的手段。

城市是人口的中心，又是政治家居集的所在，所以空中的戰鬥機，對於牠必施以非常的手段。在歐戰中，德國在英國空中的飛機，為數不多，却做了許多

破壞的工作，在法國我曾親自見過阿米恩城 Amiens的人民，因為在黑夜中飛機到臨，悉數出奔，飛機在那城市，並毀壞房屋數千，這種不幸的事，到了將來，務必因科學的發達，而擴大至於極點。英國航空部長最近發表一段可驚的事情，就是說歐洲現在已經有一個國家，（指法國而言）她的空中勢力，已可在二十四小時內，拋擲德國飛機於歐戰中。英國所拋擲的炸彈總量（約三百噸）而且可以繼續不止。

自歐戰以來，戰鬥飛機的速率和效率，已大大地增加，在一九一八年時，至多能載二千磅的炸彈，現在已能載四千磅以上，將來牠竟或無需人工的駕駛，可由無線電代理，最近勞荷教授 Prof. Low 說，即在現在，飛機亦不難駕駛水中魚雷，且使之爆發，由無線電代管帶有炸彈的飛機，亦曾屢屢試過，所以在未來戰爭裏面，大都市也許會由很遠的電流，被無人

駕駛的飛機所襲擊。

未來戰爭中所用的炸彈，可使高樓大廈，立成瓦礫，使較小的房屋，盡成灰燼，不過可怕的事情，還不止此，英國國務卿契啓爾氏 Mr. Winston Churchill 曾發表一個大戰中的秘密，即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英國化學家已經製造一種有不可思議之効力的毒氣，這種毒氣，只有一種秘密的面具，可以防禦，牠可以毀滅敵方的全體人民，可以使一切抵抗歸於無効，不過並未使用，這樣的一個秘密，德國人始終不曾發見，也許是由於該氏言過其實。可是即在前此大戰中，德國的碌氣硫 dichlorethyl sulphide 在英國所引起的意外危險，覆沒了英軍十七萬餘人，死亡的人數，亦在四千左右，自此以後，各國競相試驗他種毒氣，科學家如霍爾頓 J. B. S. Haldane 對於這種工作，無不熱心從事，一若這種破壞，較炸彈的効力尤為合於



人道。

可是毒氣之爲物，並不是要來取代炸彈之用，牠將成爲另一種的恐怖，使戰事的範圍益加擴大，無論男女老幼，如果接觸着這種放出的毒氣，都難免於一死，要是敵方的飛機，可以破入空中，散射毒氣，那末什麼英雄的胆量，青年的雄壯，男子的偉力，女子的姿色，甚至人民的意志力，都無存留的餘地，這樣的說法，並非是狂妄者的猜測，却的是科學家所能理會到的事實。

上述的事情，一旦竟告實現，人類的慘劇，必致愈趨愈甚。在歐戰未了的時候，協約與聯盟兩方，都公然以任何破壞的勢力，可以利用，即協約國所以要大聲疾呼反對毒氣的使用，亦只在她們無法可想的時候，一到後來，英法美諸國，都默默的預備了大量的毒氣，而且她們不肯棄而不用。在未來的戰爭中，

科學家將占一重要的地位，他們既能發明毒氣，或許更能散佈瘟疫的微菌，以作殺害敵人的方法，這種方法，好似太可怕，不過正在設想牠的，恐亦不乏其人，契啓爾氏說得很爽快，他說現在軍事科學所趨向的途徑，就是怎樣使五穀不登，使牲畜死盡，使全城全村的居民，無一生存。未來的戰爭，恐不能再有奇傳稗史，可供小說的資料，牠的冒險，正不是好耍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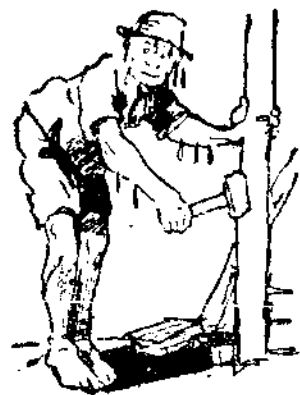
在海面上，戰爭之烈，亦將與地面上不相上下，在歐戰結束之際，德國所僅恃以取勝的方法，只有海上的襲擊，因爲英國在陸地上的軍隊，無論怎樣的強大，倘使海上的供給，一旦斷絕，她就不能不束手待斃，在那時候，德國用了一百七十一艘的潛水艇，竟沉沒了八百五十萬噸的船舶，因之當時一般德國人有一句標語，就是「英國的心臟快麻痺了」，在這種情

勢之下，無論何國的商船，都有橫被擊沉的危險。在未來的戰爭裏面，潛水艇的功効甚大，牠將擾亂淺水的河海，即在大洋中牠也可以傾覆艦隊，那時的戰艦和商船，如欲出現，必非常的危險，因為除了潛水艇之外，在空中又有戰鬥飛機駕臨其上，這種飛機可以散佈迷烟，以避高射砲的射擊；然後低低飛下，拋擲炸彈，所以海上戰爭，亦將與陸戰同樣的決於空中的勢力，有了空中的優勝勢力，便可以集中戰鬥勢力，很容易的擊沉敵方的艦隊，射擊時，便無需正確的瞄準，因為水中的彈性很重，即射不得中，亦能發生效力，那時的戰艦就只有仿效英國的方法，隨身帶有飛機，必要時便由飛石機 (Cataapult) 放出應付，如此看來，海上的危險性，將不遜於陸地之上，要是希望所謂海上的自由，人類便當根本的改善。

黯黑和深夜，到了那時，都不足為避難休憩的機

會，光學專家培德氏 John Baird 最近對不佞發表他近年來的光學試驗，他利用了人目所不能及的赤外線光，Infrared rays 入這種光綫只有某種金屬可以覺察，可以在午夜中，很遠的窺見對方的事物，所以以後如有戰爭，甲方倘在黑暗中從事工作，乙方就可以洞若觀火，將他們一一撲滅。

物質科學之在今日，正是變幻莫測，奇離之至，人們有了牠，就可發見許多的祕密，人們憑藉了牠，幾乎有萬能的權力，人性設若不能根本的改善向上，而利用牠來破壞一切，那末現在所有的文化，固將與從前的同歸於盡，即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亦將於烟火中消失無遺，未來戰爭的結局有如此，我們還要準備下次的大戰嗎？最好是『不』呀！



## 中西文化評論之評論

徐慶譽

### (1) 研究之困難

中西文化，係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而言，日本印度波斯之文化，固不在討論之列；即非洲澳洲之文化，亦不屬本題之範圍。本題所包含者，似不甚寬；然以之爲研究之對象，則不能不望洋興嘆。中國之歷史達五千年，中國之幅員復大於歐洲之全部，欲於此悠久廣漠之對象，論斷其文化之得失，自非易事。西方歷史雖不若中國之長久，然其立國數十，語言文字民族血統與夫宗教信仰，各自不同，欲於此千差萬別之生活狀態中，探索其文化之異同，而評定其優劣，

亦已難矣。試以中國而論，秦漢以前與秦漢以後之文化相差甚遠。倘以秦漢以前之文物制度代表整個中國之文化，則失之千里矣。故談文化者，不可不明時代之先後也。中國人沿黃河一帶之生活狀況，與江南人之生活比較，固有天壤之別。即同一江南人。江浙人之思想習慣，又不同於湘贛之人。甚至同一省之人，其性質土語風俗習慣等，亦各有其特點。浙江雖小，然嵒縣人不同於杭州人，杭州人又不同於溫州人矣。不但彼此之土語不同，其生活習慣思想氣質亦皆有其特異之點。再以湖南爲例，湖南人之敢於冒險，勇於

奮鬪，固非溫良恭讓之江浙人可比。但同一湖南人又可分若干種類。長沙與瀏陽爲隣縣，凡長沙人莫不笑瀏陽人之野蠻，又凡瀏陽人亦莫不笑長沙人之狡滑。觀彼此之反唇相譏，即可窺見其人民之特性。至彼此語言之隔閡，猶爲餘事。余爲瀏陽人聞吾邑東南鄉父老昆季之言，尙不甚了了；因余生長於瀏陽西鄉，西鄉與東南鄉之語言，至今猶不統一。不僅中國如是，西方亦何獨不然？英國面積不過當我甘肅一省之大，威爾士人之特性，即異於倫敦人。且威爾士人有其獨立之語言文字，非威爾士以外之英人所能了解者也。蘇格蘭位於英國之北部，其人之特性，既不同於威爾士人，亦不同於英格蘭人。至愛爾蘭人之自成一系，更無庸論。夫威爾士蘇格蘭與英格蘭，皆屬於英國本部者也。其人之特性尙若是之殊懸，可見英格蘭人或威爾士人之不能代表英國文化，猶浙江人或湖南人之

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故談文化者，又不可不明地域之異同也。中國人自巴黎歸者，因見其婦女之浪漫，風俗之奢靡，以巴黎一隅代表整個之法國，遂謂法國人爲天下最淫逸之民族，是烏乎可？歐洲人自上海歸者，因見其盜匪之多，煙毒之盛，乃謂全中國人皆匪徒煙鬼，不亦妄耶？從來論文化者，或不明時代之先後，或昧於地域之異同，往往以古喻今，以南擬北，其立論之偏，觀察之誤，與其批評之失，乃必然之結果。吾人欲其了解中西文化之異同，必力屏主觀之成見，以期無蔽於私人之感情；必力求觀察之周詳，以期無囿於一隅之情況。且必明乎時代之先後，與地域之異同，庶不致倒果爲因，以一概百。否則張冠李戴，信口雌黃，徒見其愚妄而已。

(2) 一班人之誤解

(一) 精神與物質區分之誤

東方文化爲精神

文化，西洋文化爲物質文化，此十餘年來一班人之口頭禪也。彼輩以東方宗教文學社會組織之所表現者，無不呈神秘與情感之色彩，其人生哲學皆有超自然之趨向。惟其超自然也，故不汲汲於物質之貪求，不孜孜於肉體之享樂。老子之清靜無爲，莊子之達觀齊物，釋氏之厭離世間，雖其表現之方式不同，而其人生之歸宿則一。即輕現實之物質生活，而重超越之精神生活也。崇拜東方文化者當然謂精神文化優於西方之物質文化。反對東方文化者，當然謂精神文化爲亡國滅種之文化。辜鴻銘之流，代表前說者也。陳獨秀之流，代表後說者也。希臘人崇拜物質之美，與肉體之美，凡見其裸體彫刻及讀其文學者類能言之。歐洲人繼承希臘之文化，其人生觀與宇宙觀之基礎，亦無不得之於希臘。自我之成全，肉慾之滿足，自然之征服，環境之改造，機器之發明，科學之進步，與夫政治

經濟勢力之膨脹，皆成於其自然哲學與物質實在之信仰。惟其重視物質生活也，故不惜拚命以求之，求而不得，則繼之以奮鬥犧牲；得之小者，則努力以求其大；得之劣者，則努力以求其優；得之暫者，則努力以求其久；得之於此者，復求得之於彼；人得之矣，我亦欲得而甘心焉。所欲無窮，所得無盡，惟其無盡，故其文化之進步一日千里，而茫乎不知其畔岸也。尊之者，至目之爲理想之文明；（胡適之力主此說）貶之者，至詆之爲喪亡之朕兆。（羅素 B. Russell 嘉本特 C. Carpenter 等有此批評）姑不論其爲理想之文明，抑喪亡之朕兆，要之，西方文化之非物質二字可以形容，猶東方文化之非精神二字可以概括也。蓋精神與物質爲相對名詞，而非絕對名詞。如有精神之一面，則必有物質之一面與之對待。反之，如有物質之一面，亦必有精神之一面與之並行。換言之，即

天地間無無精神之物質，亦無無物質之精神。精神猶『心』mind也，物質猶『體』body也，心不能離體而獨立，體亦非無心而自存。苟明乎心與體爲整個生命之兩面，而非分離獨立之二物，則當知精神與物質，亦爲整個文化之兩面，而不容任意分割者也。如強謂東方文化爲精神文化，而無物質之成分，或西方文化爲物質文化，而無精神之元素，是何異於謂東方人有知覺而無神經系統，與西方人有神經系統而無知覺耶？再以事實證之，孔子言人道不言天道，言今世不言來世，綜其主張，無一不以實際之人生爲本。不僅不排斥物質生活，且重視之。如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乘肥馬衣輕裘，固中國儒家之本色，此種物質之享樂，孔子未嘗辭以闕之。其重人本主義而不尙無補於實際人生之精神哲學，可想見也。至孟子之『媽媽政策』，則無不

以民生爲政治之急務，其理想中之賢明政治，卽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黎民不食不寒，老者衣帛食肉。人人於衣食住皆有滿足之享樂，則政治之目的達到矣，政治家之責任亦完成矣。觀於孟子之政治主張，吾知其所陶鑄之文化，斷非一班人之所謂精神文化也。

據一班人之見解，兩方文化純係一物質文化，然中世紀之道學院，林立歐洲，修道士不求聞達於諸侯，不求安樂於衣食，清苦自持，屏緣息慮。極端厭世者有之，禁慾苦修者有之，灰身滅智者亦有之。其禁慾不婚，厭棄人世，非世俗之所謂精神文化乎。他如清教徒之注重靈修，朋友會之提倡靜禱，以及精神主義者 spiritualist 所標榜之精神主義，又無一非從精神生活之立場，而鄙棄肉慾之物質生活者也。如以彼輩之生活代表西方文化，則西方文化，一純粹精神文

化而已矣。自其精神方面言之，東西文化，無一非精神文化，自其物質方面言之，東西文化，亦無一非物質文化。總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東方人之有物質慾望，猶西方人之有精神慾望也。精神與物質之慾望，爲東西各民族所同具之本能，故精神與物質之間，不可強爲區分，而自陷於矛盾之地位，此吾人所當注意者也。

(二) 靜與動區分之誤 有謂東西文化之異點，惟靜與動而已。東方文化偏於靜，西方文化偏於動。李大釗謂「東人之日常生活，以靜爲本位，以動爲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動爲本位，以靜爲例外。試觀東人西人同時在驛候車，東人必覓坐靜息，西人必來往梭行。……更以觀於思想，東人持厭世主義，以爲無論何物，皆無競爭之價值，個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樂天主義，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爲向

上進化發展，確認人道能有進行，不問其究竟目的爲何，但信凡事惟前奮鬥爲首務。東人既以個性之生存爲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是謂「定命主義」。西人既信人道能有進步，則事事一本自力以爲創造，是爲創化主義。東人之哲學，爲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爲求溫哲學。求涼者必靜，求溫者必動」。〔李大釗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見七年七月言治季刊〕

謂東人好靜者，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印度宗教不論佛教或印度教，皆尙神祕之玄想與禪寂。中國秦漢以前，道家之人生哲學，亦主清靜。秦漢以後，佛教來華，思想界大受其影響。宋儒主靜有終日默坐如泥塑人者。元明以來，此風未殺。由是觀之，謂東方文化爲靜之文化，又誰曰不宜？然好靜，豈東人獨有之特性耶？試觀西人禮拜時之靜坐，與默禱，士君子態度之安閒，舉止之恬靜，家庭生活之井然不紊，

公共場所之肅然無聲，以及一班人工作之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無一非好靜之表現。吾東人之日常生活，有二人以上同居，則高談闊論，聲聞於天，雖至夜深，輿猶不減。或拍案大笑，或取瑟而歌，隣人之寢處不安，自身之健康有礙，俱不顧及。此東人好靜之本色歟？

中國留學生素以好鬧，好高聲大叫聞於世。西人眼光中之中國人，殆極好動之獼猴也。東京日人所開之宿舍，往往不肯租於中國學生，倫敦劍橋等地，亦有同一之情形。此無他，恨中國學生之好鬧好動而無遵守秩序之恬靜習慣也。中國農人工人，其活動之精神，絕不後於西人。如端午之競度，元宵之花燈，大而婚喪慶弔，小而迎神賽會，以時髦之口頭禪稱之，皆可謂「大規模之羣衆運動也」。每有舉動，無不高人空巷，觀者塞途，肩相摩，踵相接，其興趣之濃厚

，天真之浪漫，舉動之活潑，與夫羣性之堅強，豈亞於好動之西人哉？至於政客之慣於搗亂，軍閥之慣於挑釁，以及土豪劣紳之慣於遇事生風，有識者方嫌其心境之不甯靜，而過於好動，亟思以甯靜二字匡救之。不知者，猶謂靜爲東人之弱點，是誠不思之甚耳！夫靜美德也，試觀西方之科學哲學，無一非成於頭腦冷靜之人。靜則生明，古有明訓；甯靜致遠，尤爲名言。策士運籌於帷幄之中，兵家決勝於千里之外，指揮若定，神色不驚，運用存乎一心，喜怒不形於色，急來緩受，處之泰然，此古來志士成功之秘訣，而皆得力於靜之一字也。觀於總理在廣州蒙難時之鎮靜態度，及日本海軍名將秋山貞之戰勝俄國之故事，能不慨然有感於靜之神効之無限耶？（秋山貞之智謀遠略，實得力於靜，其平生事略，季陶先生於其所著日本論中言之頗詳。）



吾友英人霍爾，R. O. Hall 與吾先後同學於牛津，於我國之文化學術素有研究。在倫敦各月刊，常發表論文，討論中英之國際關係，及文化問題。三年前，來華調查，歸國後，著不列顛與中國 Britain and China 一書，亦論及中國文化。霍氏承認中國人之靜之生活，為中國人之優點。一班人以中國文化落後為好靜之結果，彼則力矯此說之誤。蓋靜為『甯謐』，『鎮定』，tranquillity 非『停滯不進』stagnation 之謂。論者不察，誤以『甯靜』為停滯不進，『一倡百和』，以訛傳訛，殊堪太息！彼不云乎？『山之安穩，靜也；瀑布之奔流，動也；然山內所蘊藏之靜力，殊非瀑布奔流之動力所能及。此近代物理學家所昭示於吾人者也。……笑東人靜之文化為劣等文化者，可以豁然大悟矣。』

### (三) 消極與積極區分之誤 東方文化偏於消

中西文化評論之評論

極，西方文化則常為積極，此亦今人談文化者之慣語。東人遇事無澈底之主張，可因循敷衍者，則因循敷衍之；可折衷調和者，則折衷調和之。事之成敗得失，悉歸之於『命』，絕無奮鬥之決心與毅力。凡舉辦一事，莫不有初鮮終，除屈服於環境與自然外，他無自存之道。此種宿命觀之人生，皆消極之表現。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北聆吉曾在東方時論第三卷第六號發表東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謂自然之征服，環境之改造，為西洋人努力之方向。與自然融合，而以所處之環境為滿足者，乃東洋人優遊之境地』彼亦謂東西文化之差別，即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吾承認東方文化中有消極之色彩，如老莊之哲學，晉之清談，唐宋以來之禪學，與宋明之理學，皆有消極之傾向。然中國之有清談家，猶西方之有頹廢派也；中國之有禪學，猶西方之有神學也；中國之有理學家，亦猶西方

之有清教徒也。消極之人生觀，豈東方人秘製之寶貝乎？積極之人生觀，亦豈西方人獨有之哲學乎？以消極之眼光觀中國人，固無在不覺其消極。西方亦何獨不然？時人謂東方文化爲消極之文明，以消極之眼光觀之也；謂西方文化爲積極之文化，以積極之眼光觀之也。平心論之，積極之人生爲東西民族所同具，謂余不信，請舉例以證明中國之積極精神。

中國先哲思想之影響於民衆最大者，莫如孔子之思想。蓋自漢武罷黜百家以後，兩千年以來，全國人之視線，皆集中於孔子一人。孔子已無形中成爲中國人所頂禮之文化大師，上自君主，下至庶民，莫不以孔子之道爲立身之楷模。孔子之道，卽忠恕之道。忠者盡己之謂也；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也。夫盡己與推己及人皆爲積極之精神，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孔子以仁勇二者與智並重，仁與勇亦皆積極之精神，故曰

『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力行與知恥，』豈皆消極之謂乎？惟其不消極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人我兩全之道，非西方之個人主義所可比。惟其不消極也，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務使社會之各階級與各份子皆得其所，而後於心乃安，此君子之仁術，卽心理學者之所謂同情心也。且孔子自己之生活，又無一日不在積極奮鬥之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好老之將至，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美德，是其積極精神之表現於日常生活者也。或出而參政，或退而立言，或周遊列邦，或聚徒講學，自始至終，皆奮鬥生涯，而無半點消極之痕跡，此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歟？繼孔子而起之孟子，其奮鬥之力量，亦不亞於孔子。如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又曰：『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其殺身成仁之哲學，實爲吾國二千年立國之精神。試觀古代忠臣烈士之以身殉國，持正不阿，如岳武穆、文天祥、陸秀夫與史可法之流，其忠烈之氣，皆得之於儒者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之古訓。先哲思想刺人之深，流傳之遠，與其影響於民族生存之大，於茲可見。墨子之道，尤爲艱苦卓絕。見義勇爲，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所謂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胼無胼，脛無毛，皆墨子之積極精神也。嘗讀易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肅然生勇猛精進之思。讀夏書五子之歌，周書成王之酒誥，與周公之無逸，然後知先哲建國之苦心，與夫昭示於吾民族之嘉言懿行，皆一針見血，足以發人深省於數千年之後，而維繫紀綱於不墜耳。再觀中國先人之物質建設，如夏禹之治水，始皇之築長城，以及楊帝之開運河，非震動世界之偉大工程乎？其

工程之完成也，非發於轟轟烈烈之積極精神乎？誠不知謂中國文化爲消極者，又將何以自解？

（四）三路輪轉說之誤 梁漱溟先生曾將世界文化分爲三路，西方人所走者爲第一路，（向前要求）中國人所走者爲第二路，（對於自己之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印度人所走者爲第三路。（轉身向後要求）此說以事實證之，亦頗言之成理。蓋西方人之生活態度，不同於東方，中國人之生活態度，又不同於印度。大致於是，無可厚非。（見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李石岑先生雖不贊成梁先生三路之說，而李先生「本店自造」之文化論，謂中國文化爲道德的，印度文化爲宗教的，西洋文化爲科學的，（見李著人生哲學）亦變態之三路說。李先生駁梁先生之論，直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矣。吾於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有專論批評，（見徐著中國民族與世界文化附錄）茲不贅

述。此處吾所欲復論者，非三路說之誤，乃三路輪轉說之誤。換言之，吾信東西文化可以三種互異之態度區別之，但所謂某方有某態度者，乃相對之辭，非謂一具有此種態度，即無其他之態度，此吾人所當特別注意者也。蓋人類自有史以來，其生活即爲多元而非一元，感情與理智，爲東西各民族所同具；不過因發展有欠平均，遂生出畸形之狀態。如東方人之感情發達過甚，遂形成調和與神祕之生活，而喪失征服自然之精神；西方人之理智過於發達，遂形成冷酷之機械生活，而喪失人生之真義。東西兩方文化皆非完全，故有調和貫通之必要。梁先生以爲文化之推演，儼如機械，一路走完，即走二路，二路走完，將走三路。乃斷定西方人不久將走二路，——中國孔子之路，二路走完，又將走三路，——印度佛氏之路。吾以爲梁先生之觀察，不免錯誤。世界文化，確有此三種

互異之態度，前已言之；但此三種狀態，在同一民族中，須平均表現，始可收調劑之効。若如梁先生所云依次輪轉，則爲畸形之發展，殊非文化前途之幸福。西方人所走者三路皆有，不僅限於一路或二路也。梁先生亦證明西方兼走二路矣。曾謂：『西洋雖以功利爲尙，與墨子爲一態度，而同時又尙藝術，其態度適得一調劑。故墨子之道，不數十年而絕，而西方終有今日。（附註藝術用直覺而富情趣，其態度爲不計較的）。（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百九十九版）』

梁先生以不計較利害爲中國文化之特色，西洋既尙不計較利害之藝術，則西洋已走上第二路之中國文化矣。以余觀之，西洋不僅是走上第二路之文化，且第三路之文化亦已浸潤滋長於西方。中世紀之修道院，與經院哲學，皆顯然有出世之傾向，與佛教若合符節。自文藝復興以後，教會威權逐漸衰落，西方第三

路文化之勢力，雖不如已往之甚；但現在加特力教之神秘主義，與其希冀來世之觀念，與持厭世主義之佛教，又同一態度者也。可見今日西方文化，仍徘徊於三路交叉之十字街中，已往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亦何獨不然？夫世界文化之有此三種不同之態度，殆猶吾人心理作用之有知情意三大原素也。當吾人運用「知」時，即含有「情」與「意」之作用；當吾人運用

「意」時，又何嘗不含有「知」與「情」之作用。蓋知情意三者，統屬於同一心理現象。三者之區分，不過為說明之便利而已，非三者中有顯然分立之界限也。世界文化之有三態度，恰如吾人心理之有知情意三現象，其表現之程度雖有強弱，然決非依次輪轉，彼此分離，各不相屬，此余可斷言者也。

中國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要明瞭這個問題，請注意下期  
中國文化之兩面觀一文。

慶譽



## 英美考試制度的比較研究

華鼎燊

### 一、導言

「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註一)換句話說，政治的作用，應在於管理衆人的事，而非管理衆人，所謂管理衆人的事，又莫非是行政的意思，所以行政不能專指行政院或行政部的行政而言，即立法院司法院甚至於考試院監察院也無不有行政之可言。政治既離不開行政，那末要求政治的成功，就當考究行政的這樣效能，行政的效能怎樣能得到呢？不外是使行政上有力，更使行政上能節省費用，美國行政學專家威樂貝氏解釋行政的意義說：「行政乃一個政府機關的

有力的和經濟的運行」“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the efficient and economic operation of a particular branch.”(註二)他的意思，就是行政的要素，第一是要有力，第二是要能節省費用。要求行政上有力而且能節省費用，就不能不有賴於專門的人才，因為有了專門的人才，辦事上就能敏捷得宜，一切費用，自能節省，專門人才羅致的方法，厥惟考試制度，這樣講來，考試制度與行政的發展，實有密切的關係。

現在英美諸國民對於考試制度，已都知道加以深切的注意，因為今日英美諸國的政府，已非十八世紀

末葉放任主義 *laissez faire policy* 所主張的政府可比，牠的職務，日見繁雜，牠的勢力，日見擴大，因之牠所雇用的官吏，亦日漸增加，譬如美國從前在一八八三年的時候，僅有十三萬餘官吏，現在則已有五十餘萬之多，官吏的數目增加，那末國民的負擔亦必隨之增加，國民的負擔既然增加，國民自會知道留心官吏所從出的考試制度。政治的組織，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有至深的關係，如果一國的政治有力，她所派往他國辦理商務的領事又得人，她的國際貿易，自容易興盛，政治的有力和使節的得人與否，端在有無良好考試制度，以選取專門的人才，因此國民對於考試制度，自知不能忽視。加之學者方面，又漸漸認識行政在政治上的重要，於政治思想上諸問題如民主政體問題，憲法問題，代議士的選舉問題，已不若前此的重視，他們覺得政府如欲經營各種社會主義的事業，不

是藉了主義的宣傳所能為力，乃必須從得到專門人才方面着手，專門人才，可以集合，那末政府的事業即可推廣，所以英美諸國的學者如 W. F. Willoughby, D. B. Eaton, W. H. White, Herman Tiner, Robert Moses 等對於考試制度，都有專門的研究，有了學者方面的從事研究，一般國民便更注意了。

考試制度既與行政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英美諸國的國民對於牠，又非常的注意，所以我們也有研究的必要。

各國的考試制度，以中國的為最古，中國在漢順帝的時候，即有考試制度，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制度為「儒者試經學文吏試奏章」，考試制度就已萌芽。泰西各國最早採用考試制度的國家，當推英國，英國在十九世紀東印度公司 *British India Co.* 在印度布置私人，濫用官吏，英國輿論大不

謂然，國會於是在一八五三年議決廢除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用人的專權，並委任當時抨擊英國吏治最力的文豪麥考萊 Lord Macaulay 組織委員會，討論印度吏治問題，結果主張立時採用公開競爭考試制度，Ope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同時國會又命拿斯哥 Sir Stafford Northcote 和策發良 Sir Charles Trevelyan 二人考察英國本部的吏治制度和討論改良方法，結果也主張採用公開的競試制度。其次為美國，美國直到一八八三年，聯邦立法院始決然通過議員彭德頓 Pendleton 提出的吏治法 civil service act 在該法未實行以前，分贓制度 spoil system 風靡一時，致使全國吏治非常腐敗，該法即欲設法革除當時吏治上種種弊端，其主要的條分，也便是採行公開競爭考試制度。其餘若法若德若意，那就更為後進了，而且在歐美各國之中，吏治比較澄清考試制度亦最為發達

的國家，也只好算英美兩國。

以上是十分簡單的敘述了世界各國考試制度的起源，以下當略論各國考試制度發達的情形。中國自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後，雖已創建考試制度，然當時的制度，祇可稱為一種貢舉與考試混合的制度，一般士人不能「投牒自舉」，須郡國薦舉，方能應試，迨隋唐之世，考試制度乃得確立，取士之途，有生徒，鄉貢，制舉，制科等，考試科目不出論議，詩賦，經義，制藝，策論等，到了有清，始臻極盛，不過中國的考試制度，充其量，祇是君主專制時代籠絡士人的手段，一種愚民政策而已，弊之所至，竟使中國知識落伍，文化停滯，降至晚清，遂有貪污政治的出現。至於英美各國那就不同了，英國自從一八五三年改革人選制度以後，美國自一八八三年吏治法通過後，兩國吏治都已上了軌道，其餘歐洲大陸國家，則以官僚政治



bureaucracy (註三)尚未剷除，故吏治進步較遲，以英美兩國相較，美國的考試制度，尤為發展，因為美國的考試制度，是平民化的，全國上下，無論何人，都可由卑而尊，由賤而貴，所以美國的政治，有日漸成為專家政治 expert service 的趨勢，英國則不然，英國的社會，是貴族的社會，因此官吏間的階級分明，下級的官吏，萬難昇為上級的官吏，所有上級的官吏，幾完全出於牛津，劍橋，倫敦等三數大學的畢業生，他人莫能覬覦，所以英國的政治，我們可稱之為貴族式的政治，這種政治，自不能令人滿意，現在正在進行之改革運動，便是一種可以令人注意的反響。

## 二，英美考試制度比較研究的必要

凡是研究學問，終要有相當的方法，方法得當，則所有研究的結果，大致妥善。自然科學是最正確不

過的，因為自然科學的方法，是最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一憑實驗和觀察，不容有個人的成見。社會科學就不然，社會科學是心理的科學，心理的現象，不容易用實驗的方法去研究，觀察則又容易夾雜偏見，所以社會科學是很難研究的，通常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有歷史法，社會學法，生物學法甚至於心理學法等，但是牠們都不足稱為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莫如比較研究法，因為用了比較研究法，真如蒲萊斯 J. Bryce 所謂：

「可以將一種制度在各國所產生的不同結果，與各國物質的種族的經濟的一切特殊情形，加以比較的研究，把相似的结果，歸到相似的原因上，做成普遍的結論，且可把這種制度在各國的實際差異尋出，於是再考察各國物質的種族的經濟的各種特殊情形，看那種實際的差異，是否由於這

種特殊的情形，如若不然，那末再考察制度的本身，以至決定這種制度的功用爲止」。(註四)

比較研究法的始創者爲亞利士多德 Aristotle，其後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x, Laboulaye, J. S. Mill, J. Bryce 等無不認爲是十分可靠的方法，而加以竭力的提倡。

上節不是已經說過英國的考試制度，是貴族式的，美國的考試制度，是平民化的，不過二者究竟如何不同，則尙待探究。英美兩國的考試制度既爲各國的先進，如果不能知道牠們的如何不同，何從斷定何者爲優，何者爲有較好的功用，何者可資我們的借鑑，所以這種制度，有比較研究的必要，而在沒有研究兩種制度的差異以前，還當一察牠們有無相同之點，可作爲牠們的共同性。

### 三，英美考試制度的共同性

英美考試制度的共同性，其重要者，有如下述：

#### 1. 兩種制度都主張公開的競爭的必需的考試

Open, Competitive, necessary examination：關於此點，美國一八八三年的吏治法，及英國麥考萊計劃 Macaulay's plan，一八七〇年樞密院的命令（註五） Privy Council's Orders in Council 和拿斯哥策發良二人的報告 report on the organisation of permanent civil service 之中，都有明文的規定。

2. 兩者都主張設立一個獨立的超乎黨派關係的吏治院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以辦理一切考試事宜；美國吏治法規定美國吏治院爲美國政府的獨立機關，直接受美總統的統轄，設委員三人，委員由總統提出，徵求參院同意，但總統對吏治委員得隨時撤換，委員得連任，但不得同時兼任他職，三委員中不得有二人以上屬同一政黨，委員長出於委員互選；英國

於一八五五年由樞密院的命令組織委員會，委員由內閣得財政部的同意指派之，然後由英皇任命，國會不得干涉，所有委員實際上均對英皇負責，因此地位穩固，不易動搖，現有委員如 Mr. Weeks, Mr. Mair, Sir Hanley Leather 等在吏治院都有長久的歷史。

3 兩者都有政務官與事務官的規定：所有政務官如國會議員，內閣閣員等直接或間接由選舉產生，他如各機關領袖，則大率免考。事務官均需經過文官考試，方得任職，且事務官職在辦事，在職愈久，經驗愈富，辦事亦愈有效率，故不宜常時更動，因此英美兩國對於事務官俱設有兩種禁條，一為事務官不得參與政黨活動，一為事務官的地位不因政黨政權的變動而受影響，美國吏治法設有以下的規定：

a. 第二章第五條：所有事務官不得以政治捐款，political contribution 或政黨捐款而定其去留。

b. 第二章第六條：無論何人，不得以政治上的地位壓迫他人，任何事務官不得為政治作用的活動。

c. 第二章第十一條：凡政府人員如用公共名義向人捐款以作政治運動者，即為犯法。

d. 第二章第十三條：不得以捐款或不捐款而有加薪減薪或昇降官職之事。

e. 第二章第十四條：凡以不正當手段圖謀昇官或加薪者，即為犯法，這種不正當手段包含：

一）賄賂（二）請客（三）送禮（四）恐嚇等。

f. 第二章第十五條：凡有違反以上規則者，當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三年以下之拘禁，或處以二者兼有之刑罰。

英國為防止事務官參加政治活動起見，曾於一七八二年把各種徵稅員和郵務官的選舉權，一律取消，

至一八六八年始恢復，又曾把各選舉區內警察的選舉權收回，到了一八八七年，此項條例也歸廢除，現在全國的官吏，除掉執掌選舉的官吏 returning officers 外皆享有選舉權；於官吏地位的保障方面，因經一七八二年羅克和 Rockingham 一八二〇年喬治第四 (George IV) 等的革命，政治上的弊端，已大削減。特別的法規則有一八七〇年樞密院的命令，該命令規定無論何人，如不經吏治委員會考試及格而得有文憑，不得充任任何官職。事務官中薪金過小者，大都僅須經過一種不競爭考試 (註六) Non-competitive examination 這種考試祇求及格。

4. 兩者均有分級制度的規定 classification system. 分級制度為考試制度的必備要素，有了分級制度，各種必須經過考試的官吏，(特別是事務官) 均分成級次，凡無須經過考試之官，不得充任分級官職

，分級的範圍愈廣，則必須經過考試的官吏人數亦愈多，考試制度亦愈完備。分級制度的大綱，應為

- a. 職位定名——nomenclature
- b. 責任(對上的責任與對下的監督)——responsibility
- c. 職務——duty
- d. 資格
- e. 薪金(本級最高薪金與最低薪金)
- f. 昇級(昇級機會)

英美兩國(尤其是美國)的分級制度，日趨複雜，即政務官中的各機關領袖(通稱為 presidential officers) 亦有日漸列入分級官職的趨勢，此種政務官之數，在英國至一九一三年已減至三百人，在美國則經歷任總統的努力，已減少數十萬人之多，如前此美國全國一三三四等郵政局長俱屬政務官，現今亦須經

過考試。茲將美國自一八八三年以來的分級成績，錄諸如左，以睹美國政績之一斑：

年度	分級官吏所占官吏總數的百分率
一八八三	一〇、六%
一八九三	二五、四%
一九〇三	五一、〇%
一九一三	六七、〇%
一九二四	七四、〇%

#### 四，英美考試制度的差異

1. 考試目標的不同：無論何人，研究英美兩國的考試制度，終不難察覺兩者的根本不同的所在，就是兩者的目標，完全相反，美國的考試，注重實用的合格的人才，一八八三年吏治法第一章的規定有：

「所有考試當爲公開競爭的，必須的，實用的，牠的目標，當在測驗應考官吏的合格與否，使所

取的官吏，都能適於他們的責職。」

易言之，美國的考試，着重應考者技術或專門的智識，英國的考試，則大異其趣，我們且看英國大文豪麥考萊的原則上所有的規定：

- a. 應試的人，當受過英國最完美的普通教育。
- b. 功名心盛的人，平日所學，尤須求其普遍廣泛，切不可專攻一科。

麥考萊的計畫第三條且有具體的規定：

「所有考試的科目當包括數學，法文，德文，自然科學，倫理科學，文學。英文等。

拿斯哥策發良二人的報告中甚至有反對專門考試的主張：

第十二條：考試當注重普通智識，liberal education 一遵麥考萊的計畫，對於專門考試，我們極端反對。

這種原則計畫和報告的規定，都成了英國後來實行考試的方針。

表面上看來，英美兩國考試目標的不同，似乎可說是由於美國的官吏，多辦理書記性質的職務或例行的事件，而英國官吏的職務，則需要較大的判斷力和責任，其實這種不同，其原因乃在於英美兩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各異。英國的政體爲君主立憲，君主制度的遺蹟尙存，她的上議院又純是貴族的組織，社會方面又有長子繼承財產制和貴族式的教育制度，思想方面更以費邊派 Fabian School 的社會主義爲其中心，什麼事情，終講漸漸進行，不求躁急；美國則反是，政尚共和，一切制度亦絕少貴族主義的氣味，而且國民又信「人人可得爲政」rotation of office 的哲學，所以同是一種考試制度，在美國就成爲平民化的，而在英國則爲貴族式的。

2. 考試方法的不同：英美兩國考試的目標既異，那末考試方法的不同，勢所必然，英國的考試方法，那斯哥和策發良二人的報告中有如下的規定：

- a. 第二條：所有官吏的職務，可分爲高等與普通兩種，intellectual and routine 因之所有考試亦應分爲高等與普通兩種。
  - b. 第三條：高等考試在倫敦舉行，普通在各地舉行。
  - c. 第四條：高等考試投考人的年齡須在十九至二十五歲之間，普通考試投考人的年齡須在二十一歲以下十七歲以上。
  - d. 考試時間當爲定期的而非隨時的。
- 美國的考試方法，由吏治院規定：
- a. 考試爲專門的，故得隨時舉行，各機關如有缺額，可隨時報告吏治院，由吏治院隨時招考補

充。(註七)

b. 考試分三種：

(一) 中央集合考試——以作考試外交官及中央人員之用。

(二) 分區集合考試——此種更分

(1) 分區考試，中央看卷。

(2) 分區考試，分區看卷。

(三) 單獨考試——以作考試特別專門人才之用。

c. 考試通告

(一) 因考試為公開競爭的，故當令人人知曉。

(二) 考試的目標在取適用的人才，故考試通告宜遍貼各公共機關及遍登各種報章與雜誌。

3. 考試制度與教育制度關係的不同：英國的考試

制度與教育制度，發生密切的關係，其可得而述者有

兩點：

a. 文官考試的題目多根據三數大學如牛津劍橋倫敦等的考試題目。

b. 學校課程以適合文官考試為標準。

美國考試的目標，在求專門的人才，故她的考試制度與教育制度完全無關。英國的考試制度與教育制度，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就更可以想見英國的政治，的確是貴族政治，惟其是貴族政治，所以治者階級（有權者階級）與候補治者階級（有能者階級），便不能不併屬於貴族一個階級，而其方法就是教育制度的貴族主義化，因為教育制度的貴族主義化，所以貴族的子嗣，都能得到相當的教育，同時考試制度既與教育制度緊緊相連，他們就不難隨時取得治者的資格，而加入有權者階級，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考試制度之不健全，就可想而知了。

4. 吏治院職權的不同：英美兩國的吏治院雖同為中央政府獨立機關，然其職權却大不同，美國的吏治院遠較英國為大，美國吏治院得執掌一切關於考試的職權，且除執行一切考試事宜，如應考人的招募，官吏的考試，憑照的發給，官吏的陞遷以及登記分級等外，吏治法更規定可有半性的立法權 *quasi-legislative* 及半性的司法權 *quasi-judicial*，半性的立法權即關於考試制度的章程細則，吏治院得隨時規定，由大總統隨時公布，半性的司法權即吏治院關於吏治法，及附屬該法之章程細則等的施行事項，關於考試委員或考試委員會執行考試事項，與關於各服務官吏對吏治法的執行事項，得隨時調查執行，復次美國吏治院的職權，自一八八三年以來，因國會歷年增設的法規，如一九一二年管理郵政吏員任用的郵政法，一九二〇年的退休法 *Act of Retirement*，及一九二三

年的分類法 *Classification Act* 而日見擴展。英國吏治的組織，却可說是兩重的 *dual*，因為除掉吏治院之外，尚有財政部，後者的權力且在吏治院之上，茲試舉財政部關於吏治上重要的職權如下：

a. 吏治委員的選派，當得財部的同意。

b. 財政部有管理各部關於人選事項的特別權利。

c. 財政部設有一司專管吏治事項，這種吏治事項

包括：

(一) 官吏的陞遷。

(二) 得令各部有特殊才能的官吏獲有特別的酬報。

(三) 向各部自由調查關於吏治事宜。

(四) 向各部所設的任用吏員機關接洽用人事宜。

財政部設有一科担任分級招考事項。



e. 文官任用法於製定後須經財政部同意始得公布。

(按以上各項職權除 a. 與 e. 二項外，美國吏治院均掌有之。)

英國財政部吏治上權限之所以如此之大，其由來也漸，試約略言之：

a. 財政部執掌財政，各部不得受其節制。

b. 歷史上財政部（最先是 *Treasury*）的成立獨早。

c. 歷來樞密院所發佈的命令如一八七〇年的法令，一九二〇年的法令等，都給財政部以吏治上的特權。

5. 分級制度的不同：美國的分級制度，較英國為嚴密，美國吏治院自一九二〇年後，將全國官吏分為三類，*Group* 三類之下，又分為四十四組 *services*

，四十四組之下，又分成七百八十等 *grades*，這許多等之下，又分為一千七百六十級 *classes*，這種分級的原則為：

e. 凡是工作相同責任相同資格相同及薪金相同的官職都歸入一級。

d. 凡是工作性質相同而責任稍異因而資格薪金亦不同的官職歸入一等。

c. 凡是工作性質不同的官職歸入一組。

d. 各組之性質大致相同者歸入一類。

現有三類一類係包括專門的科學的工作 *scientific*，一類包括書記性質的或商務的工作，一類包括技術的手工的或關於公共治安的工作。美國自一八八三年以來，分級方法甚為簡單，其唯一的標準，厥惟薪金的多少，計分四級，第一級薪金為一千二百元（金圓），第二級為一千四百元，第

三級一千六百元，第四級一千八百元，自一九〇五年後，吏治院於每年作報告於國會時，漸覺此種分級為不適用，於一九二〇年始成立委員會，專任調查及計劃改良方法，現在所有的分級制度，即根據當時的改良方法，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此種分級，完全以責職為標準，現今官吏分級的範圍，日見推廣，全國官吏之必須經過考試者，已達百分之八十左右，所有前此分職制所流下的遺毒，已大大地革除。

英國的官吏分級甚為籠統，請略述之：

- a. 第一級為行政上官吏，administrative class 人數有數百人，為最高級官吏，此級多係大學畢業生。
- b. 第二級為一等書記官 first clerical grade，凡中學畢業而年在十七歲以上者可應考。
- c. 第三級為二等書記官，凡讀完中學前部年在十

六歲以上者，方得投考。

- d. 第四級為女書記官，應考者年齡須在十七歲以上，程度與第三級同。

- e. 第五級為助理書記或打字員。

以上五級均為必須經過考試的，其餘尚有少數特殊官吏如翻譯官製圖師等通常亦稱為必須經過考試的，惟揆諸實際，英國全國三十餘萬官吏之中，必須經過公開考試的不到半數，其餘的過半數或是僅須經過競爭的口試，competitive interview 或是由於保薦，而保薦的範圍，又較競爭口試為廣，凡新設機關所用人員，地方機關官吏，以及陞級遞備等多係出於保薦。

#### 六，結論

讀了上文，可知英美兩國的考試制度，相差甚鉅，美國考試制度之切於實用與合於科學原理，遠非英國所

能及。其主要原因之所在，一則固係以英國的政治，為貴族政治，英國的社會，為貴族的社會，而美國則為民主的；一則却為歷史上的原因，因為美國在一八八三年以前，分職制度，盛行全國數十州，歷時至四五十年，致使全國上下，靡不疾首痛恨，而以改革為快，然在英國便無所謂分職制度，吏治的舞弊，僅止於保薦 *patronage*，保薦的範圍，又為地方的性質，各地方的情形，更各不相同，所以英國國民對於吏治改革的冀望，遠不若美國國民之急切，有此二因，故英國的考試制度，遂成為貴族式的，不科學的，而美國則為平民化的，科學的，二者的優劣，可於此判之。

（註一）見民權主義第一講

（註二）W. F. Willoughby: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1.

英美考試制度的比較研究

（註三）官僚政治雖不若專家政治之合理，然尚不失為有力的政治，較之中國的貪污政治，固不可以道里計。

（註四）見 J.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  
Ch. II

（註五）英國的吏治設施，並不基於國會正式通過的法案，而係出於樞密院的命令甚至麥考萊個人的計畫等，此固為英國政治的特色。

（註六）不競爭考試的範圍甚廣，凡官吏的陞級與遷調等亦適用之。

（註七）不定期考試之優點，即為因位取人，使考取者不致如定期考試之不能悉置以位，然考試每虞太多。（按美國每年更換官吏人數竟達數萬人。）

# 時事月報

第三卷第二期

(八月號)

蒙古會議.....	張我華
十年來中國合作運動之概況.....	陳立夫
中國在帕米爾及坎巨提主權之喪失.....	楊奮武
太平洋列強海軍之現勢.....	萬燦
土西鐵路完成與我國邊疆之影響.....	趙鏡元
越南國民黨起事之始末.....	劉鎮中
少女飛三萬里之壯舉.....	沈瑞芝
一月來國內時事.....	程錫庚 王世鯨等
一月來國外時事.....	衛挺生 呂一聲等
時事插畫及圖畫答核懸賞揭曉.....	
「時人推選」懸賞.....	
「不怕死」主角羅克道歎原函之攝影.....	

存書無多

購者從速

（每月出一冊）定價每冊二角五分  
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 文藝



蒼

蠅

(曼殊斐兒著)

徐志摩譯

「你這兒倒是頂舒服的」。老吳迪斐先生尖着聲音說，他坐在他的朋友大班的桌子邊那張大的綠皮太師椅裏睜着眼發楞，活像一個小孩兒坐在它的坐車裏的神氣。他的話已經說完了；他該走了。可是他還不願意走。自從他不做了事，自從他的……那一下，他太太和女孩兒們每星期除了星期二每天都看着他在家裏供着。到了星期二那天她們讓他穿好了衣服梳好了頭髮又回到「市」裏去過一天。雖則他在那兒做些什麼他太太和女孩們都猜想不到。一定是到他的朋友家裏招人厭去的，她們想……噫，也許是的。可是人總

還免不了沾戀那最後的一些樂趣、正如樹沾戀它最後的幾片葉子。所以老吳迪斐坐在那裏，吸着一根雪茄，簡直餓貓子似的直衝着大班發楞。那大班坐在他的辦公椅裏搖晃着，胖胖的，紅紅的臉，比他大五歲，精神還是頂好，正把着舵。叫人看着都舒泰的。

像是怨，像是慕。那老頭的聲音又接着說，「我說這兒倒真不錯呢，舒服！」

「是，夠舒服的」，大班也同意，他手拿一把裁紙刀輕拍着一份財政時報。他實在是很得意他的房間的；他喜歡人家誇好，尤其是老吳迪斐誇好。他覺得

自己佔着這屋子是一種風光，又是當着那脖子裏窩着圍巾的衰弱的老頭，更顯得他可以自傲。

「我新近又把它收拾過了，」他說，這話他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不知已經說了多少遍了。「新的地毯」，他點着上面有大白圈兒花樣的顯亮的紅地毯。「新的傢具」，他對着那個寬大的書架和那張桌子幾條腿像是搓捏過的糖漿似的那個點着頭。「電氣火爐」，他向着那五根透明的珠光的香腸在那傾側着的銅盤裏柔和的亮着的幾於狂喜的招着手。

但是他沒有把那放在桌上的一個神情嚴肅的孩子，穿着一身軍裝，站在一個陰森的照相師的花園裏後背擁着照相師的烏雲的那張照相給老吳迪斐看。不是新的。那照相放在那兒有六年多了。

「有點事情要說給你聽」，老吳迪斐說，他眼光刺刺的在想着要說什麼了。「噲是什麼了？今早上

我出門的時候還記着的」。他的手有些震震的，他鬍子的上面看出一塊塊的紅。

可憐的老頭兒，瞧他這龍鍾相兒，大班想。心想幫着他點兒吧，他對那老人霎霎眼玩笑似的說，「我知道是什麼。我這兒有一口東西給你喝了再上街去也怕受涼。好貨。小孩兒喝都礙不了事」。他在表鍊上摘下了一個鑰匙，在他桌子底下開了一個櫃子，掏了一個方的肥矮的瓶子出來。「這是藥」，他說，「賣給我那個人對我說這不含糊是文塞王宮的酒窖裏來的。」

老吳迪斐一瞧見那個嘴都繃開了。就是大班變出了一個兔子來他那神氣也不能看得更奇怪。

「是威士克，是不是」？他沒有勁的尖聲說。  
大班轉着那瓶子，得意的點給他看那上面的條籤。  
。是威士克。

「你知道」，他說，遲疑的望着大班，「在家裏她們不讓我碰」。他那神氣像是要哭了似的。

「啊，就是這種地方太太們沒有我們懂事」，大班說，伸手到放水瓶子的桌上去拿過了兩隻玻璃杯來，每杯裏很大氣的倒上一指深的酒。「喝了下去。有好處。可千萬不能攪水。這樣好料要是一攪和那簡直是毀了啊！」他一口氣乾了他的，拉出他的手絹來，急急的擦了他的鬍子，眇着一隻眼看老吳迪斐，他也在鼓朶的灌着他的份兒。

老人吞了下去，一陣子不作聲。然後輕輕的說，「真不含糊！」

這一喝他滿身都熱了；暖氣爬進了他的冷的老腦壳——他記起事情了。

「有了，」他說，喘了一口氣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我想你多半願意知道。我那女孩子們上星期在比

利時，他們去看了苦孩子雷健的墳，她們無意中也看到了你的孩子的。看情形他們兩人倒是很相近的。

老吳迪斐頓了一下，但大班不說什麼話。就只他的眼皮在微微的動着表示他是聽見了。

「女孩子們頂高興說那地方管得很不錯」，那老聲音尖着說。「收拾得美美的。他們在自己家裏也不能更舒服。你沒有去看過不是？」

「沒有，沒有！」爲了各種的緣故，大班沒有去過。

「有好幾哩地哪」，老吳迪斐抖抖的說，「滿都是乾乾淨淨的像一座花園。所有的墳上全長着花。精緻的寬闊的走道」。從他的聲音裏就聽出他是怎樣喜歡一條精緻的寬闊的走道的。

又來了一頓。老人忽然的很起勁了，「你知道那旅館要女孩子們多少錢一罐甜醬？」

他說。「十個法郎！強盜搶，我說這是。還是一個小罐子，葛多羅說，不比一塊錢大。她才吃了那麼一調羹他們就要她十個法郎。葛多羅把那罐子隨手帶了回來，算是給他們一個教訓。很對；那不是嘔人嗎？他們以為我們是去玩兒的冤大頭，所以要我們多少我們都得給。就是那麼回事」。說着他向着門走了。

「很對，很對，」大班大聲說，雖則什麼東西是很對他一點也不知道。他在桌子旁走過來，跟着那蹣跚的腳，走到門口，送那老頭出去。吳迪斐走了。

有好一陣子大班默着，眼望着空裏，那個白頭髮的聽差在他一個躲身的基角裏一探一縮的，像一隻狗候着帶他走路去：「梅三，這半點鐘我不見客。」大班說。「聽懂了沒有？什麼人都不見」。

「就是了，先生。」

門關上了，穩定的遲重的脚步重復走過那顯亮的

地毯，那胖身體猛然在那彈簧椅上栽了下去，往前靠着，大班拿他的手蓋沒了他的臉。他要，他預備了，他安排要哭了。

方才老吳迪斐出其不意的提到他那孩子的墳，異常的激動了他。他那一說就像是地土整個的裂了開來，他看見那孩子在底裏躺着，那吳迪斐家的女孩兒們站在上面望着他。雖則已經過了六個年頭，大班想起他孩子總是齊整的不換的穿着他的軍服永遠躺着睡在那裏的模樣。「我的兒子啊，」大班放悲聲叫。可是眼淚還沒有來。在從前，孩子死了以後初起那幾個月乃至好幾年都過了的日子，他只要那麼一聲叫他就悲傷得非得立時一陣子大哭才能透過氣來。時間，他當時說，他對什麼人都說，於他是不相干的。別人也許可以恢復，也許可以忘記他們的損失，他可不能。那如何可能？他的兒子是他的獨子。從他出世的日子起



，大班一步步的經營他的生意就爲了他；要不是爲那孩子還能爲別的什麼不成？做人本身就不能有別的意思。要不是爲了有那孩子跟着他的脚步繼續他的事業的希冀在他的頭裏站着，他爲什麼了要這樣奴隸似的操心，自己什麼福都不享，一年又一年的往下幹着？

而且那個希冀又祇差那麼一點兒就成了事實了。那孩子在大戰前的一年已經在公司裏學習做買賣的經絡。每天早上他們一起出門；晚上同一輛火車回家。做這孩子的父親，什麼人不羨慕不恭維他！也是當然的事；他的得意也就不提了。至於那孩子在公司裏和同事們的人緣好，打上面一直到梅三那老頭什麼人不是跟他要好極了的。這也沒有把他嬌寵壞。不，他就是他那漂亮的自然的態度，對付人說話那兒都有分寸，還有他那一臉的孩子氣以及他常說的「簡直的極好！」

蒼蠅

可是這全是沒了完了的就像是從沒有過那回事。那一天梅三遞給他那電報簡直把整個的屋子在他的頭頂轟了下來，「十分悼惜來報告你……」那天他離開公司變了一個破人」，他的一生全毀了。

六年前，六年……時光過得多快！就像是昨天的事。大班把他的手從臉上放開了；他有點迷糊。他覺得不舒服。他彷彿自己拿不了主意的。他想起來看那孩子的照相。但這不是他喜歡的一張；表情不自然。冷，簡直板着臉的。那孩子從沒有那個相兒。

這時候大班注意到一隻蒼蠅吊落在他的寬大的墨水盂裏，正在沒有力的可是急掙着想再往外爬。救命！救命！那幾條掙扎着的小腿在那裏說。但那墨水盂的邊沿是又溼又滑的；它又翻了下去，在洒着水。大班拿起一枝筆，把蒼蠅從墨水裏撈了出來，把它放在一張吸墨紙上。有那麼不到一秒的時間，它躺在從它

六一

身上印出來一塊黑裏不動。然後那前腳動了，掙住了，一面支起他的溫透的小身體，開始他那清理它翅膀上墨水的巨大的工作，上來下去，上來下去，一隻腿沿着一隻翅膀動，像是石頭跟着鐮刀那麼上下的轉。

然後停頓了一下，這時候那蠅子，就像是站在它的腳趾尖兒上似的，在試着開張它的翅膀，先這個再來那個。它居然成功了，於是坐了下來，像一個彌小的貓，自個兒在那兒擦臉了。這來你可以想像它那小前腿兒輕鬆的，快活的相互的磨着。可怕的危險是過去了；它有了命了；它又可以活了。

但是正那時候大班想着了一個主意。他把他那桿筆又到墨水裏去端了一下，手腕支在吸墨紙上，候着那蠅子想試發它的翅膀時為地搖落了一大滴厚重的墨。那一下不知道它怎麼的看法？怎麼的看法真是的！那小化子的相兒是整個的嚇扁了，嚇呆了，也不敢再

動爲了害怕，一動不知又該招些什麼了。但是過了一晌，好像是極痛苦的，它又把自己向前拉着。前腿動了，站住了，再來那一套的工作，這一次更慢了。

他倒是個有勇氣的小鬼，大班想，他真的覺得很佩服那蠅子的胆量。那是對付事情的辦法；那精神是不错的。再不說死；定祇是個……的問題。但那蠅子又已經完成了它的苦惱的工作，大班剛有時候重複裝滿了他的筆，把一朵墨水方方正正的搖落在那新收拾乾淨的身子上。這一次又是什麼味兒？跟着是一陣難受的停頓。但是看，那前腿又在擺動了；大班覺得一陣的寬心。他靠近那蠅子，慈善的對它說，「你這小狡猾的……」他又有了個美主意，認真向它吹着氣幫着它乾得快。可是不相干了，現在它勁兒是又怯又軟的了，大班再把筆端進墨水去時心想，這一回準是末一次了。

果然是的。末了一滴落在浸透了的吸墨紙上，那水糟糟的蠅子躺在那上面不動了。那後腿沾住在身子；前腿看不見了。「起來呀，」大班說。「小心！」他拿筆去撥着它——沒有用了。再沒有動靜，再也沒有動靜了。蠅子是死了。

大班拿裁紙刀的尖頭把死屍給承了起來，往字紙裏擲了去，但這樣一種悲慘的推磨的感覺逼得他緊

緊的他簡直的慌了。他站起來按鈴叫梅三。

「給我拿幾張新的吸墨紙來，」他說，板着臉，「看仔細了要乾淨的。」一面那隻老狗慢騰騰的走了去，他又在想他方才是想什麼了。想什麼了？想……他拉出他的手巾來，放進領子去揩汗。他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 二重災

(兩幕劇)

茲九女士

## 登場人物

陸秀珠

二十左右的美貌女工

陸守義

秀珠之父五十六歲

陸老太

秀珠之母五十歲

秦亦平

女工廿五歲

陳美娟

女工十八歲

優姐

陸宅女婢

王忠

賣五香牛肉的(三年前，陸家的廚子)

木村莊太郎

工廠技師

外國水兵二人

中國巡警若干名

地點

上海華界與租界接壤的地方

時間

現代

## 第一幕

一間小小的客廳，中間一張八仙桌，旁邊兩張舊式靠背椅。下面兩旁一邊一只茶几兩只椅子。陸秀珠穿淡藍自由布旗袍，蓬鬆短髮坐在八仙桌的右邊椅子上，手裏縫着一件尚未完成的小衫。陸老太坐在左邊的椅上，吸着旱烟。(幕啓)

秀珠 媽，烟到底有什麼味道？（手仍舊不停地縫着）

秀珠 媽，我心裏也煩得很呢。我縫着東西，心裏像有一團火要冒出來似的。

陸老太 要說味道也說不出來咧。秀兒，我吃烟，實在不是吃他的味道，不過借牠解解煩悶（眼睛注意縫衣）

老太

唉！（低頭嘆氣）

實在不是吃他的味道，不過借牠解解煩悶（眼睛注意縫衣）

秀

要是烟真能解悶，我也要吸烟了。

（眼睛注意縫衣）

老太

那個不行的，年紀輕輕像什麼？

秀珠 唔！烟，可解悶的？（視母）

秀

（敲門聲）嗒……嗒……嗒……

老太 確是可以解悶。你看我前並不吃這個，不是新近這幾年才吃的？就是那年我們的布廠倒閉，房子賣了，搬到這間小房子裏來住。你父親整天在外面忙，你又到學校裏去了。我在家裏什麼事都不想做，一做到事，就想到那個倒霉的破產的事情。心更煩了。我看王忠吃烟吃得有味。我也來抽抽看。奇怪，這個倒可以解悶。於是我愈煩，就不停口的吸。有時真可借此忘記了一切的煩惱似的。

秀

敲門拉！（驚疑）不知是誰？傻姐！傻姐！

傻姐

（高聲）又在那兒瞌睡了嗎？

秀

（在裏面應聲）我……我……沒有睡。

傻姐

有人打門呢，快開呀！

秀

曉得了。（裏面粗笨的脚步聲，開門聲）呀！秦小姐來了。小姐！小姐（高聲）廠裏的秦小姐來咧。

秀

真的嗎？（放了手裏的縫紉，立起來。秦亦平穿一件印花洋布短衫，元色直貢呢袴子，從

側門上。)亦平，什麼風把你吹了來的？

秦亦平 你這許多天不到廠裏來，我以爲你病了。(

和陸老太招呼)伯媽你好？

老太 (起立讓坐，亦平坐左邊茶几的上首椅上秀

珠坐下首。陸老太搖搖擺擺地走過來坐在右

邊的椅子上)秦姑娘，你更發福了。較前次

胖多了。

平 託伯媽的福，近來總算沒病痛。(轉向秀

珠)

秀珠 ，你沒生病，伯媽也好好的，你爲什麼躲在

家裏？

秀 ……………

老太 秦姑娘，我這秀兒的脾氣，你曉得的。這兩

天天在家裏納悶，幸虧你來了。你也勸勸

她。

平 秀珠，到底什麼事。

秀 (以手帕揩眼淚)亦平，我在廠裏實在受不

過那個日本小鬼的侮辱。我想不去，又不行

，因爲我爸爸也在他手底下做事。我不去，

他一定會辭了我爸爸。我們父女兩個都息下

來。家用就沒有着落了。(嗚咽)

平 唔！那個木村莊太郎嗎？最討厭的。不過你

做你的工，不去理他，怕他認真會怎樣？

老太 我也這樣和秀兒說咧。

秀 亦平，我的工場和你的不同，你們那邊幾十

個人一間，自然不怕他。我的工場一總只有

五個人。有時有幾個請了假，只兩三個人一

間房。他就膽大了。唉！總之你們沒有同在

一處，你們不會曉得我的苦楚。

平 秀珠，你不要氣，氣壞了身體多麼不上算？

爲這個鬼氣，真不上算咧。從前他也七搭八搭來兜搭我。我不管他懂不懂，一頓大罵。

他倒也沒有出退我。

老太

秦姑娘，就是我秀兒老實。軟弱。她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在外面被人家欺侮了，只會回來哭。

老太

也有。那個時候我也常有花衣裳穿咧。（看自己的破衣服）

傻姐，你這骯髒的身子，老是歡喜靠着小姐們站着。

傻姐

阿彌陀佛，我也常常抹身洗浴的，有什麼骯髒？我只要穿上一套漂亮衣服，不是一樣了

秀

媽，我現在並不軟弱，並不怕他，我是爲了父親呢。（擦乾了眼淚）

？什麼小姐，丫頭，同是一個人。（口裏仍舊咕嚕着，退場）

（傻姐從裏面托了盤，送出三杯茶來，穿一身藍布小衫袴，赤脚，拖了一雙破拖鞋）

老太

你這個傻子，就只一點討厭，幸虧秦姑娘是熟的。不然像什麼樣子？

傻姐

秦姑娘，喂，叫錯了。秦小姐，吃茶！（把茶杯先送給秦。茶送完了，茶盤拿在手裏，癡惑地站在秦亦平身邊）

平

其實她的話，倒也很不錯呀。

老太

這丫頭雖傻，倒很有些義氣，那年我們破了產，我想把她賣給有錢的人家去。免得跟我們吃苦。誰知她死也不肯，她說跟我們吃灰

（細看花紋）其實我們從前的布廠裏，比這個好看的

都情願。

平

聽到伯媽說破產，我倒要問一問。那年到底怎麼一回事？

老太

我聽見秀兒的爸爸說，什麼外國人來搶了我們的生意。我也弄不清楚，總之運氣不好，隨便幹什麼事都要倒霉的。這個，後來我請瞎子算命才知道，據說那年秀兒的爸爸和我，都交落堂運。什麼「落堂落堂，家破人亡」。秦姑娘隨便什麼事，都是八字裏注定的咧。

秀

天下的事情，那有這樣簡單。裏面有個很大的原因。當我們布廠裏大發財的時候歐洲正在大打仗，他們的工人都去打仗去了。

老太

怎麼做工也會打仗？

秀

外國和我們中國不同，他們男子們，個個都要打仗的。不打仗的時候，大家各做各的事

，等到一有戰事，不管你做工的，教書的，做生意的，輪到你，都要去。

老太

打仗多麼怕呢。

秀

要打仗，誰管你怕不怕？

平

秀珠，你的原因還沒講完咧，再說下去看。

秀

是的，他們的工人們差不多，都去打仗了，而且有許多布廠紗廠，多改了兵工廠，製造打仗的東西，那個時候還有什麼洋布運到中國來呢？中國人大家用本國布，所以各布廠多賺錢。後來他們戰爭停了，各種工廠都復了工。把所出的洋布又運到中國來。中國的布廠就此沒有生意，一天差如一天，弄到後來，只好大家關門了。

老太

那倒也不錯的，所以破產的人家也不止我們一家咧，其實我們中國人自己也不好，不要



買他們的，也好了。

平

洋貨比中國貨便宜，又好看，誰不想去買……

（裏面敲門聲，傻姐的問聲，開門聲）

陳美娟

（傷促登場，木村隨之而上，臉上紅紅的，微有醉意，手中有酒兩瓶，糖果一包，秀平起立。）

木村

你……也……在這裏？  
（點頭）……

平

美娟，你說的什麼？你不能就此走了的。（拉美娟）

陳美娟

秀珠姊你病好了嗎？木村先生知道你病了，所以叫我領他來看你，（說完相木村一笑）

娟

我走我的，不關你事。（退場）

老太

（木村把酒糖果等放在桌上，相秀珠笑。近身）

秀兒，人家來了，應該請他們坐坐，不可這樣衝犯人。（讓木村坐在她上首的椅上）

秀

（怨恨，最後表示決絕地）美娟姊，我同你素來無怨無仇，你何必這樣來侮辱我？你明明曉得我不願，……你偏偏領他來。我不是私娼，要你拉攏。

木村

（把什物打開來，放在老太面前謙恭地）請——老太太——吃糖。

老太

謝謝你。這個什麼糖？（玩弄）

私娼，要你拉攏。

（秀平歸座）

娟

是他（指木村）一次二次的叫我領來，我吃

木村

你的——小姐，狠美。給我——做——「」

「丫丫」好嗎？

老太 給你做媽媽？

平 (大笑) 木村先生，你的中國話，還是不行，什麼叫媽媽？媽媽是娘的意思，那末你是秀珠的兒子了？哈哈……！

木村 我——說錯了，是——妹妹吧？(陸老太也笑了，只有秀珠仍舊呆呆地坐着)

秀 我的阿哥早死了。

木村 (向秀珠憨笑) 你——說——什麼？

(傻姐送茶登場，呆視木村，木村給她一塊巧克拉糖，嬉笑而退)

木村 (喝一口茶，把茶倒入痰盂裏，把秀珠他們的茶都倒了，將酒瓶打開前倒了一杯給劉太太。) 老太太——這個是——甜酒。請你——吃一杯。(再送給秀珠亦平。)

秀 ……………

平 我們不喝這個東西。

木村 喝……喝……狠狠——好吃(把一瓶酒，都向口裏送)

秀 亦平，我心裏的火，要暴發出來了。我這樣地被侮辱。唉！

木村 (再開第二瓶酒，把自己的杯子注滿了，迷了雙眼歪來倒去，送到秀珠面前)

喂！劉小姐，你——吃了這一杯酒。

秀 (以背向木村)

(走到背面) 好……好人——你吃了這杯。

(撫弄秀珠的頭髮)

你吃了這——杯酒呀。(靠在秀珠身上)

秀 (狂叫) 氣死我了。

(平，老太起立)

(開門聲，陸守義衣灰色舊夾衣，慌忙登場)

陸守義 什麼事(怒視木村)

秀

五香醬牛肉！五香——醬牛肉。(從右側登臺)阿要五香醬牛肉？  
你是王忠嗎？

木村 (仍迷了眼)好人啊——(抱秀珠)

王

(提燈相視)啊！我的小姐，你怎麼在這裏？

陸 你這什麼東西？滾出去？(推木村)

秀

我去請章醫生。

木村 (離開秀珠)哼！什麼東西——西？是你的東

王

家裏誰病了？

家。你——你這老賊。哼哼——你——看明

秀

爸爸病了。

天。(怒目相視忽退)(幕下)

王

老爺病了？什麼病？不要緊嗎？

### 第二幕 (第二天的夜裏)

王

月色朦朧的草地，左面有一叢樹林遠遠望見輝煌

秀

被元豐布廠的日本技師一腳踏壞了？

的燈火。(幕啓)

王

就是老爺常講起的那個什麼木村莊太郎嗎？

秀珠 (粉紅小布衫，元色旗背身，從左側登場)

秀

你倒還記得？正是他！爸爸日裏被他跌了，

呀！怎麼這裏的路燈不亮？怎麼走呢(獨

語)

還是自己走回家來的。現在滿身發燒，人事

語)

不知。我趕快要去請章醫生呢，偏偏今天連

王忠 (一手提籃，一手持手提燈，沿馬路叫賣)

黃包車也沒一個。

王 請傷科章神仙嗎？我方才從他門前走過，看見有隻汽車停着。怕已給人家請去了。他生意好得狠呢。

秀 那末怎樣辦呢？

王 小姐！這樣吧。我去請去，我比小姐可走得快些。籃子，燈，在這裏。（把籃燈放下）那也好，你快去快回，我在這裏替你照顧籃子。

王 （向右飛跑）快得狠咧……

秀 （探頭四面望望，把牛肉籃和燈移至左角上）

（喀喀的皮鞋聲。）（戰慄）

（兩個西洋水兵裝束的人，滿面酒意，手牽手倒東歪西從左角登場）

二水兵 （見秀珠，互相聳肩表示意外的愉快。）

喂！喂！（走近秀珠，細看）

水兵甲 （拍手表示贊賞，秀珠想逃，被一把拉住）

秀 做什麼？（掙扎）

水兵甲 嘻！尋快樂！（抱秀珠）

秀 救命！救命！

水兵乙 （用手巾掩縛秀珠的嘴）哈哈！你叫不成了！

水兵甲 （抱秀珠向樹林邊走去。水兵乙亦隨其後。）

水兵甲 推水兵乙）

你第二（以手作勢伸二指，秀珠用力掙扎，水兵抱秀珠入樹林後退場）

水兵乙 喂！快點咧！（手舞足蹈）（唱）拉拉……

拉……（側耳靜聽再舞）拉拉……拉……拉……拉……

。喂！快快！拉……拉……拉……拉……（狂舞）

水兵甲 （在幕內叫）喂！輪到你了，來！來！

水兵乙 來了！來了！（狂跳退場）

水兵甲 （手舞足蹈登場）（笑）哈哈！嘻嘻！（唱

）咧……咧……咧。拉……拉……拉。（步

伐）

秀 （在幕後狂叫）救命呀！救命呀！救——救

（槍聲）拍——拍，

啊嘖！啊嘖（聲音漸細）

水兵乙 （惶惶登場，揮手）去！去！

（二水兵同時踉蹌向右退場）

（皮鞋聲）咯……咯……咯……

（中國巡警一隊由左面登場）

巡長 （四面探望）唔！先前的槍聲明明在這個地

方，爲什麼看不見什麼東西？（出電筒四照

）

巡士甲 長官，讓我到樹林後面去找找看。

巡長 也好，要小心。誰同他同去？

巡士乙 我去，我去。

（巡士甲乙丙退場。）

秀 啊嘖！痛呀——（狂叫）

巡長 （點頭）受傷的在樹林裏。

巡士甲 （在幕後）喂！是一個年輕姑娘，你起來不

得嗎？呀！血血！快抬她到長官那兒去。

（三人抬秀珠登場秀珠血淋淋仰臥台上）

巡士甲 長官，這女子身上中了兩槍，不是要害的地

方，也許還沒有生命的危險。

巡長 （附視）你可以講話嗎？

秀 可以。我痛得很利害。

巡長 快去叫個汽車來，送她到醫院去。（巡士即

退）（再看秀珠）誰打傷你的？

秀 啊！痛呀！（大聲）兩個外國水兵，他們強

姦我，因為我叫了『救命』，他們就向我開槍。

巡長 豈有此理！此地是中國地界呀！真豈有此理，你有證據嗎？

巡士乙 在草地上拾得一頂帽子在這裏。

巡長 好，你（對巡士乙）藏着，將來可作證據。

秀 先生！我辱也受了，槍彈也吃了，我這樣一個人，死了，本也不足惜。不過，我希望你們去嚴重交涉，免得再有同我一樣的犧牲。

唉！我痛呀！我還有一句話要講咧。我更希望我們中國快把租界收回了。免得我們老百姓暗中受災受辱。

王忠 （惶惶登台）什麼事？（張望）小姐！醫生找不到咧！（看地上）啊噲！這是我的小姐

呀！你怎麼弄得這個樣子了？

巡長 她是你的主人嗎？她被外國兵打了兩槍。

王忠 小姐！你還能起來嗎？

秀 呀！痛死我——了。

王忠 （哭）小姐！怎麼老爺被外國人跌壞了，小姐又被外國人打傷了呢？警察老爺，求求你們快把外國人都趕出去吧。讓我王忠也可出這口氣。

（汽車聲）嗚！嗚！……

巡長 你們（指揮巡士）抬她上汽車吧，送同仁醫院快去，怕出血已經太多了。

秀 送我回家去，王忠！我腸子都斷了呢。我快要死了，我要看看我或未死的父親。我們這種冤枉，死了都不甘心的。（幕下）



## 局長

息影

的確，他現在可以稱爲一個正式的局長了，雖然委任狀還未曾到手。

他昂然從排着兩對威風凜凜地全副武裝的衛士中間走出大門口，又不免微愠而略帶窘態在七八輛兜攬雇客的人力車叢突出包圍，且不去解決他那生存上必須立待解決的問題——吃午飯，任憑那還是昨晚七點鐘盛過一碗稀飯的腸胃，發出告急的鳴聲，攪得他頭暈目眩，依然勉強拖動他那因過於飢餓而疲軟的雙腿，馱着肥重的身體在馬路中前進，並且不斷地經意地東瞧西望，似乎是不讓一條東西大街兩旁所有店鋪的牌號市招，有一家在他的視線中遺漏。末了，大概已

經發現他所尋覓的，他欣然走到一片很小的印刷店前站住。

他費了多少舌唇：從紙張的厚薄，字體的大小，以及爲印刷所必須的時間等等而計較到一百張名片的價格，並且一再做出毅然舍去的態度，表示他不肯接受這種高價的挾制。但是最後，他在那店夥對於這精明的顧客，表示承認可以讓去兩分小洋的價格以後，依然重新回到櫃台前。於是在裏衣口袋中摸出一張名片，接過店夥遞到手邊的毛筆，把『費仁施』三個大字前面密密排列的五行頭銜鈎銷，另外寫上一行甚麼省甚麼縣甚麼局長，他獨自傲然掀動嘴唇，把這一

行字默念了兩遍，然後抬頭望了望那隔櫃台相向的店夥，隨後又把筆尖指着這新寫的一行字，向店夥說：

——就是這樣罷，你看清，……小心不要給我印錯了，明兒早上……

陡然他又像轉了念頭，再把筆在那鈎銷的五行字上指着說，

——這個五行，你還得替我印上，……印在這背面，……上頭這鈎去的是幾個「前」字，……這是「江蘇」兩個字，這下面你看清，這是「師秘書」，這是「主席團主席」，這是「委員」，這是「代理縣長」，這是「會主任幹事」。

他念着，再念着，對於剛才被他兩筆鈎去的五行字重三複四地念着，一直到那店夥連連點頭口稱「看清楚了」以後，又作一番時間上的叮囑：

——明兒早上！

——是的，先生，明天早晨十點鐘準有。

——不行，明兒早上你非在八點鐘以前印好不成，非在八點鐘以前不成！……小心不要誤了我的事。

★ ★ ★ ★ ★

他回到他所寄寓的旅館門前，一眼看見那旅館賬房含笑起身相迎，不免有點兒發愁。伸手接過那一張房錢賬單，並不審察上面所開的數目，便向衣袋中一塞。因為又見那賬房在一笑之後便苦着臉告艱難，說已經積欠到兩個月以上未付分文時，他揚起眉峰說：

——一個局長，我的差事，已經定局了，明後天就可以發表，是剛才廳長當面和我說定規的。你的事情，不成問題，等我到任以後，……

——我的先生，不能說到任以後，難道說叫我們伺候你到任去嗎？

他略一躊躇，又說：



——看罷，我這裏到任去，也得張羅盤纏，能够多一點，我先付你幾十塊，留下口箱子。

——費先生，您道地是一個明白人，我們也是吃東家的飯，數目太大了，實在擔當不起，若是您多少付一點，不足的，吾們擔當個十天半月，也不要緊。

——大概我得還有幾天才能走，明兒再商量。

——這回等的日子可不在少數，四個月了罷，現在總算好了。這個缺，雖然不算頭等，可也是在二等之上，這若不是您和廳長有交情，差不多些兒的人，還不容易得到呢。我早就說啦，費先生決不能開着一年半載沒有差事的，吾們東家也太謹慎了一點，老想守着五天一結的老規矩。像您費先生，是存心短他房錢的人嗎？……

他現在舒服了，然而對於這賬房陡然改變態度儘量恭維的話，究竟覺着不大順耳，所以不等賬房的話

說完，便邁步要向所住的院落走。那帳房却把他攔住，並且繼續大聲地說：

——費先生，真的，這個缺不錯。從前，這邊棧房裏有一位老客在那裏做過一任，並且帶了我一個姪兒去做當差的；那就是您後面那一進房間的茶房「小朱」，您若是答應的話，我就叫他伺候您上任去。

他恍然賬房爲甚麼恭維他了。但是兩個月的房錢，是不能毫無障礙的，於是他不便顯然拒絕。便說：

——很好，很好！我也很歡喜他。不過廳長剛才當面說過叫我帶幾個人去，你想廳長交下來的人，能夠不用嗎！那一點點的局面，用得了幾個人？明兒再商量罷，只要廳長交下來的人不多。

剛好小朱走出來。賬房揚起聲音來叫着。

——小朱不向費先生道喜嗎？局長，定規了，還打算帶你去。

於是小朱以及另外幾個在近邊的茶房全體哄然。包圍着費仁施道喜，「費先生帶我去罷，」「費先生帶我去罷，」大家曬着笑着，把他送到十八號房間。簡直把這一排在左幾號房間的客人全驚動了，不約而同地伸着頸子，或且走到房門口張望這個局長。

★ ★ ★

第二天，他簡直馬不停蹄的跑了一天，到將近夜半的時候，他喝得醉薰薰地走向旅館，眼前一切恍惚全是歡欣鼓舞的：他的脚，一步步好像踏在毯毯上。

他的太太，一個面黃肌瘦，身段不高，然而一雙媚眼却十分動人的婦人，一個年紀不過三十歲，裝飾入時，正因為太瘦越發顯得嬌嫩苗條活潑伶俐的婦人，當這醉漢走進院落時，她正側身倚靠在十八號房間的門口，掀開半邊門帘，遙望着斜對面那二十一號房間敞開的門內出神：所謂櫻唇微綻，星眼半開，充分

表現她的本能的性的美。陡然被茶房們「費先生又喝酒了」的聲浪所驚，只一瞥，便如飛一般靠在床上去

了。他雖然看見門帘動了一動，可是被酒所興奮的腦筋，却完全不注意這些。

他一直是笑嘻嘻地，對於被攔在寫字台上的一個用了廳印的公文封，對於在床上假寐的太太，對於跟着進來爲他盥洗臉水沖茶的茶房，對於手巾，對於茶杯，對於紙煙空包，對於火柴，對於這定價二元四角因爲長住而得減少爲四折的房間，對於房間中的一切，全是，欣欣然的。他毫不因爲奔走一天的辛苦而感覺疲乏，他伸起兩隻膀子把他的太太從床上托起。

太太生氣了：她在他兩臂中，把兩條籠着絲光長襪的腿如同賽跑一般空蹈着，使得高跟的乳色漆皮鞋，在電燈下閃成流動的光。她把四條被煙薰得作檳榔

色的纖小指頭，夾住他的上唇的幾根鬚子，使得他那酒氣逼人的嘴遠離她的面孔。末了，跳下地，喘氣噓噓，圓睜兩眼，向他吵鬧。

——你又瘋了！還不給我安靜一點，快去睡罷。

……不見一個局長是這樣的，家裏不留一個錢，委任狀送來了，一塊錢的賞錢，還叫別人想法子。

——你是有錢的呀！

——有錢，你交給我幾千幾萬？進得你費家的門快三年了，你給了我幾個錢？把我的首飾全當光了，我有甚麼錢？

——好，好，得啦，用不着生氣，明天跟我去上任罷，包你發財！我現在困得很。

果然，他的確是困倦了，或許是酒醉了，一歪身倒在床上不久便要睡着了。他的太太，着實爲他忙了一陣，替他寬去了外衣，替他蓋上了一條被，並且另

外用一條被靠在他的背後。

★      ✨      ★      ★

費仁施一覺醒來，想起旅館的房錢，上任的旅費，不能再睡了。睜眼看看他的太太，却拳伏在他的腳下睡得正甜，他不免惻然，以爲自己酗酒誤事，而長嘆了一聲。

她聽得他長嘆，便忽地坐起來，對於他所顧慮的事，完全有了解決的辦法；她叫他悄悄地帶着委任狀單獨一人赴任；她叫他向廳長說明窘迫的情形，對於廳長所荐的人不能担任旅費，並且叫他們陸續前往；至於房錢，由她本人留在這裏，讓旅館不疑。

她娓娓地說着，他笑嘻嘻地聽着，並且握着她的手搖着，抱着她的肩頭拍着，這簡直比聽到廳長許可他去做局長還高興。然而他忽然又愁了。嘆口氣說：——就是我一個人走的盤纏，也不容易設法呀！

她擺脫握着她的手指頭的那一隻手掌，在裏衣口袋中取出一疊鈔票，笑着說：

——拿去罷，這是昨晚你醉了以後，我尋來的：  
：我在我衣箱裏搜出來的。

有盤纏到任。

的確，他現在可以做正式的局長了，因為他已經

★

★

★

★



## 你救了我

靜宇

「哎呀！多年不見，你還是原樣子。你這裏真不容易找，我來南京不久，街道一點也不熟悉」。王夢虎初次找到侃如的家裏，對侃如是這樣說着。夢虎是侃如幼年的同學，兩人離別了七八年，也不會通過信。侃如在社會上已經佔了個很高的地位，夢虎的天資原來不壞，只因爲自己不努力，學術的造詣沒有成熟，在思想上沒有立定腳根，常常隨着外界的潮流所左右。當國家主義高唱入雲的時候，他附和了他們，也賣了些氣力。後來國民革命軍打倒武漢，國民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膨漲起來，他便脫離國家主義的團體，加入了國民黨。後來武漢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擴

大，他因朋友的引誘，又做了一個CY。清黨以後，他從武漢逃到上海，在白宗禧的軍隊中做政治工作。這次他由北平跑到南京，是因爲桂系失敗，軍隊解編，他那某師的政治訓練處主任的頭銜，不能再現面了。在北平半年只領到一個月的薪俸，所以這次到南京，實在是省的要命。知道侃如在南京很活動，想托他介紹工作，侃如非常的溫和寬厚，不論對誰，都是一視同仁，他不但愛朋友，連仇敵也是愛的。他雖知道夢虎在過去一切荒唐的歷史，也不甚介意。見他來了，還是誠懇的招待，熱烈的歡迎。把他引到書房裏坐下，便開始和他暢敘一切。

「夢虎！你似乎老了些，軍隊中的工作太繁重了吧？」

「你不要講起，講起來，真是心痛！自從我在長沙開別以來，到現在有八年了。你老兄在這八年當中，學問道德名譽，都是一日千里。我就太墮落了！東一下，西一下，不但荒廢了學問，現在腦子都弄糊塗了。你想我還是從前的夢虎嗎？這幾年真倒楣！」

「那裏，那裏！你還是很幸福的，革命多年，經過這七八年的奮鬥，當然得着了許多我們不能得到的經驗。」

「經驗的確不少，不過：唉！講不得，那都是一些辛酸醜惡的經驗。」

「我前年聽說你在武漢時，受了些虛驚，當時不得其詳，究竟那是什麼一回事？」

「哎喲！那椿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狗婆養的

（長沙土話）唐生智，真該死！原先在沒有清黨的時候，他拚命的擁共，加以汪精衛說什麼革命的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於是一班人大家一口風都左傾了。那時候連某先生也左傾，我們在黨部裏作工作的人，沒有法子，只好跟着他們跑。那曉得後來不要臉的唐生智，爲保全自己的地盤計，也來反共，於是捉的捉，殺的殺，鬧得一塌糊塗，我也是被捉的一個。幸而還好，我沒有加入共產黨，不久就開釋了。那一回真是九死一生！你怎麼曉得？誰告訴你的？」

「我看見申報武漢的通訊才知道，唐生智本來太無入心，反覆無常，庇護共產黨是他，後來屠殺共產黨也是他。湖南出了這麼一個東西，實在是湖南人的羞恥。」

「那個家伙，簡直不是人，比畜牲還要壞！他害湖南害得好利害！……現在的軍人，自私自利的多，

有幾個真的愛國呵？都是自己騙自己。」

「那也不可一概而論吧？我知道還有許多有血氣的軍人。」

「我看是很少，或者你老兄同交遊比我寬廣些。」

這時候正是十二點半，侃如的夫人，穿着青色的旗袍，手裏拿一本小說月報，從書房裏的後門走進來，微笑的向客人點點頭。夢虎立了起來，侃如介紹道：「這是內子菊仙，這是王夢虎先生；我的老同學。」

菊仙問侃如說：「飯好了，請王先生和我們一起吃便飯吧？」侃如拉着夢虎的手，請他到後面一間餐室吃飯，夢虎正是肚皮餓了，口裏雖講不要客氣，再三推辭，因着侃如夫婦的誠意，也就欣然應允了。

在吃飯的時候，夢虎談了許多過去在軍隊中的經歷，侃如也談了些在外國留學的趣事。吃完了仍然回到書房。夢虎從第一個書架看起，看到第四個書架，

你教了我

不是英文，即是德文，這些洋文他懂的不多，所以沒有仔細看。看到第五個書架上有些中國書，東翻西翻，翻出了一本馬克斯傳。他很駭異的望着侃如說：「你怎麼也有這一類的書？在湖南不行，馬日事變以後，若是查出這一類的書，馬上就要鎗斃。」侃如很不在意的回答道：「未必吧？難道研究馬克斯主義的都是共產黨嗎？各大學圖書館都有這一類的書，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對於馬克斯主義，也有深刻的研究。他不看馬克斯的書，又如何能研究？有這一類的書就鎗斃？那是誰立的法律？」

「有什麼法律？你老兄真做夢！現在幾個人尊重法律？司法機關的法官尚且受賄，還有什麼話講？」

「笑話！我不相信，那有這事，法官受賄，那還了得！你有證據嗎？你找出證據來，如果屬實，我一定要舉發那貪污的法官，叫他受嚴厲的處分。」

「我所曉得的，都是在北平的事，現在那班人都跑了。無從查究。」

★ ★ ★ ★

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右手拿一枝鉛筆，左手拿一本小小的英文書，書的名稱，是好禮貌 Good Manners。他那一雙赤裸裸的腿子，圓而白的面孔，胖而窈窕的身軀，和天真爛漫的表情，無一處不現得她是一個極可愛的女孩子。她輕輕的走到書房門口，將要進門，一眼看見了夢虎，又悄悄地退去了。侃如早就看見她拿着書在門邊張望，知道她是要來問書的。連忙叫一聲「柳西！你進來。」柳西聽得父親叫她，她就走進書房了。夢虎問她在什麼學校讀書，在那一年級，她都回答了。侃如問她：「你那一個字不識得？」她低聲的說：「這一段我都不懂，先生沒有講清楚。」侃如接着書一看，那段的意思是「一個有禮貌的

人，不應該在人面前齟齬牙齒，……喝湯不要喝得響，吃東西也不要吃得太響，因為這一切都是無禮失敬的事。」侃如看了不想講給他的女兒聽，他怕夢虎聽了難為情。因為夢虎今天吃午飯的時候，這些毛病都犯了，尤其是喝湯的響聲大。柳西再三要父親講給她聽，侃如只得在她的耳邊很低聲的——低到夢虎聽不着——講給她聽。柳西不懂她父親這一次為什麼講的這麼低，她很天真的問道：「爺爺！你為什麼不大聲講？」她父親又低着頭，細細的向她的耳邊說明了原因，柳西笑哈哈的跑去了，如同小猴似的，幾步跑到樓上，把這樁事告訴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對她說：「你不要笑那位客人，他沒有知道這些規矩，你若是不學，你也是和他一樣不懂得，何必笑他呢？」

夢虎看見柳西這般聰明可愛，在侃如面前講了些表示羨慕的話，不久他從一張套着白斜紋布的沙發上



，立了起來，走向靠近侃如的一張藤椅上坐着，他望一望侃如，似乎想說，又不肯說出來。侃如非常機警，最善於體貼別人，他不等他開口，連忙轉着腰向夢虎說：『有什麼事我可以替你幫忙嗎？』

『我在北平半年，只領一關餉，現在一錢莫名，一方面要請你老兄幫我找一個小小的差事，一方面還要向老兄借幾塊錢，暫時用用。我們的老同學，現在就只有你老兄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完全靠你老兄來提拔。』

『豈敢！現在正是各機關裁員的時候，介紹政治工作恐怕一時不容易，你如果高興教書，或者還有辦法。』

『教書現在不行了，這幾年在軍隊裏，簡直沒有拿過書，科學完全忘記了，英文僅記得ABC……還是請費心在行政機關替我找一個事。』

你教了我

侃如承認設法，夢虎非常高興。他初到南京，不知道此間的情況，他以為侃如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人，當代大人先生，許多都是侃如的好朋友，要他謀一小小的位置，當然是易如反掌。夢虎走出大門前告辭的時候，還再三囑咐，定要侃如辦到。

★ ★ ★

從此以後，夢虎每隔一兩天必來見侃如一次，侃如只要在家，每一回總是誠懇的接待。夢虎常常催事，侃如替他寫了幾封介紹信，回信都說王君的事愛莫能助。侃如把這些回信都交給夢虎看了。本來不想交他看，因為夢虎疑他沒有進行，所以只好交他一看。他看了各處的回信，失望極了！許久不開口說話，侃如說了些安慰的話，並且隨即從口袋裏扯出三張拾圓的鈔票，送他零用。

『承你老兄的好意，十分感激，不過現在我無路

可走，……狗婆養的PG他堂堂一個部長，連一個科員都不肯給我，難道你和他的交情還不算深嗎？他不是不知道我的，這個糊塗東西，他有什麼知識？非打倒不可！我現在無路可走，……我去找公博去，你老兄莫怪我反革命，這是事實逼成的。老實說，反動份子都是逼的無路可走才反動哩，那個想當土匪？都是事實逼成的。正和盧士義上梁山一般。……」

平常侃如對夢虎講話，總是非常和氣，這一次看到他如此的橫蠻，對人毫不諒解，且說出這許多無志氣的話，心裏極不高興，靜默了許久，心裏想着，像這種沒有志氣的人，非大大的教訓一番不可。

「夢虎！我念及幼年同學的情誼，不忍你做一個墮落的青年，今天我要忠告你。機關裏的預算，都有一定，額子滿了，當然不能隨便加人。你怎麼不原諒別人？你本來在社會上可以做事的，只怪得你自己的

意志太薄弱了，隨時變節，從來沒有一定的主張，也從來沒有一種堅定的信仰。自己失了信用，到現在不深自痛悔，還要怨天尤人，這太不應該！現在無路可走的人不止你一人，老實說一句，天地間無處不是路，人人有路可走。」

「侃如兄！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向你發脾氣，承你費心找事，找不到是我的機會不好，難道還怪你嗎？笑話！」

「我不是說你怪我，我覺得你是找一個朋友，我為盡朋友的義務，也不得不說這些話。中山先生革命的歷史，你當然知道，你看他在當日有誰替他找出路？他的出路是他自己開闢的，他不但為自己開闢了一條出路，還為中國開闢了一條出路。你為什麼不學學他呢？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天下的大事，乃至於飯碗，都全靠自己創造。我從來沒有

看見一個努力向上的人餓死了，也沒有看見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無路可走。真是有志氣的人，差不多途途是道，不知道什麼叫艱難，不知道什麼叫失敗，只知道奮鬥，只知道前進。比方你若是自己努力，不拋棄學問，能夠教書，我馬上就可介紹你教書。你爲什麼在過去幾年當中，專門嫖賭，在學問上不但不求長進，反把從前學過的都忘了呢？歸咎於環境，還是歸咎於自己呢？……青年不應該克服環境嗎？」

侃如越說越沉痛，一種莊重的學者態度，至誠無

偽的赤心，與懇切勸勉的言語，一層一層的刻入了夢虎的腦筋。激發了他的天良，興奮了他的志氣，他雙手支着垂下的頭，淚珠不住的滾下，在極傷感懊悔的當兒，好像他已經從可怕的黑暗中，發現了光明，似乎換了一個新的生命，現在不再是昨天的夢虎了。他一面拭着眼淚，一面沉重的說着！

「侃如哥！從來我沒有遇着一個人像你這樣誠懇的規勸我，那些朋友只鄙視我，引誘我，到後來都丟棄我。我……我現在從坟墓裏復活了，你救了我！」



## 一場報復

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 蠅子姑娘集十六篇之一

保祿，沙維里尼的寡婦，孤伶伶地和兒子住在波尼法削城上的一所窮的小房子裏。那座城，是造在一個磯頭上的，儼然懸在海面，從那礁石矗立的海峽之上，可以俯瞰沙兌島的低些的海岸。在城的腳下，另一面，一道像是深巷高牆般的絕壁，幾乎完全繞着牠，牠的海口就是在那裏，經過一道夾在兩引絕壁間的水道，那些從意大利或者從沙兌島來的漁船，竟可以在城邊的房屋跟前停泊；每過十五天，那隻喘氣的舊輪船便從本島的阿雅削城開過來。

在那座白色的山上，無數的房屋堆出一個更白一

些的點子來。那些房屋像是野鳥的窠似地懸在這個岩上，鎖住了那條沒有多少船隻敢輕於經過的水程。那種絕不休息的風，揉着那海，揉着那被風所損僅有淺草的光濯濯的海岸；在那條被牠所侵蝕海峽裏鼓蕩着一陣陣的海沫，繞着那到處刺破海波的數不盡的礁石尖頭，彷彿是在水面上顛動的和浮起的破布片。

沙維里尼的寡婦的房屋，像是鐸在絕壁的本身上，牠對着這個曠野而愁人的景物開了三個窗子。

她孤伶伶地帶着兒子安端和他們那隻雌狗「快風」在那裏過活，快風是一隻屬於看護羊羣的狗種的狗，身瘦，毛長，力大。牠給那青年男子盡獵狗的職務。

某一個晚上，安端，沙維里尼在一場爭論之後，被尼可拉，練伏可拉不顧信義地一刀殺死；當晚，那兇手就回到沙兌泉島去了。

他那老年的娘，在那些過路的人把安端的屍首抬到家裏的時候並沒有哭，但是呆呆地對他端詳了多時；隨後伸着那乾瘦的手放在那屍首身上，答應給他復仇。她絕對不要傍人陪伴她，於是關了門向着那隻狂吠着的狗蹲在屍首傍邊。牠，那畜生，站在床邊，伸起腦袋，夾着尾巴，向着他主人用一種不斷的聲音嗥着。牠也像那老婆子一樣地沒有動彈，現在她彎腰去，向那屍首釘住眼睛去端詳，一面流著無聲的熱淚。

那年輕人是仰着臥下的，身上披着他那件胸前被人撕開的粗呢短褂，儼然是睡熟了一樣；但是全身都是血：在那件爲當初着手診視而拉開的襯衣上；在坎肩上，在褲子上，在臉上，在手上，處處都有。一些

凝結了的血塊，結在鬍子和頭髮的叢中。

那年老的母親開始向他說話了。那隻狗在這聲音之下緘默起來。

——放心，放心，一定可以給你報仇，我的兒，我可憐的孩子。睡罷，睡罷，一定可以給你報仇，你聽見嗎？這是你娘答應你的！她素來不失信，你娘，這是你很明白的事。

於是她從容伏在他身上，用她的冷嘴唇兒吻了那死的。

這一來，快風又來嗚咽了。牠迸出一陣單調的，傷心的，驚人的和延長的訴冤之聲。

她和牠一同蹲在那裏直到天明。

第二天，安端，沙維里尼被人葬了，末了不到多久，在波尼法削便沒有人再談他。

他沒有胞兄弟，也沒有同祖兄弟。沒有一個男子在那裏可以給他報仇，僅僅他的娘想着這件事，那個老婆子。

在海峽的那一面，她從早到晚看見在那海岸上有一個白點兒。那就是沙兌泉島的一個小村子，名叫龍各沙多；哥爾斯島那些被搜索過急的強徒都躲在那裏。那個和他們的祖國的海岸相對的村子，幾乎全被他們住滿，並且他們在那裏等候回來的時機，重到那荆棘叢裏的時機。她知道尼可拉，辣伏可拉就躲在那村子裏。

她獨自鎮日在窗口邊坐着，瞧着那邊，一面思索報仇。像她那樣衰弱，去死不遠，而又沒有誰幫忙，究竟怎樣去做呢？但是她却答應了，她對着那屍首答應了。她不能忘記，她不能等候。她將來怎樣做呢？她在夜裏不能睡了；她沒有休息也沒有安慰了；她堅

決的尋覓辦法。那隻狗橫在她腳邊打盹，有時抬起頭來向遠處狂吠。自從牠主人不在之後，牠時常這樣狂叫，如同有人喊牠，如同她那畜生式的不可安慰的心靈，也留下那個甚麼也不能洗掉的記憶。

誰知某一天晚上，快風正開始嗚咽的時候，那年的娘忽然得了一個理想，一個殘忍而愛報仇的野蠻人的理想。她把那理想沉思到第二天早上；隨後天色微明，她便起身到教堂裏去。她祈禱了，伏在地上，匍匐於上帝之前，懇求她幫助她扶持她，把爲兒子報仇所不可少的氣力付給她這個可憐的衰弱身體。

隨後她回家了。在她家中的天井裏，有一個收容屋露水的舊而破的桶；她把牠放倒，空了桶裏的水，用木樁和石塊把牠固定在地面上；隨即把快風繫在這新的窠裏，然後再到屋子裏去。

現在，她在屋子裏走個不停，眼光始終釘着沙兌

臬島，他就在那裏，那個仇人。

那隻狗鎮日鎮夜嗅着。那老婆子早上用一隻盆子裝點水給他，但是再也沒有旁的，沒有湯，也沒有麵包。

白天的光陰流過了。餓倦了的快風睡了。第二天，牠的眼睛露出了兇光，全身的毛豎起了，並且張皇地拉着身上的鍊子。

那老婆子還是一點甚麼不給他吃，那畜生已經變成憤不可遏的，用一種惡聲音叫喊着，這一晚又過去了。

後來，那老婆子在天晚時，便到鄰居人家去央求借她兩束乾草，她取出她丈夫從前穿的舊衣裳，把乾草塞進裏面去假裝一個人的樣子。

她在快風窠前的地上，釘了一根木頭之後，便把那假人捆在木頭上，使牠像是立着的。隨後她用一包

舊的布片兒做成了牠的腦袋。

那隻受了驚訝的狗，瞧着那個草人出神，並且雖然餓得異常，却不做聲了。

於是那老婆子到肉店裏買了一長條香腸。回到家裏，便在天井裏生了一爐小火，在狗窠前去烤香腸。快風竟發狂了，跳個不住，口角流涎，雙眼釘住那份香味鑽入肚子的食物。

隨後，那老婆子用那條熱氣騰騰的香腸給那草人做一條領結。她把牠在草人的項頸纏了多時，如同要使牠坎入頸項裏面一樣。等到手續完畢，她才把狗的鍊子解開。

那畜生碰地一下就撲着那草人的項頸，末了，雙腳伏在牠的肩上，便動手去咬起來。牠下來了，口裏含着一塊捕獲物，隨後又撲過去，狠命的咬着那些繩子，結果又弄了一些，於是牠又下來了，末了又憤勵

的再撲上去，牠用很大的口兒揭起了草人的臉，把那整個的頸項弄成一些破布條兒。

那老婆子不言不動地瞧着，雙眼着了火一般。隨後牠再那畜生鍊起來，又叫牠餓了兩日，並且再做那種新奇的練習。

經過三個月之久，牠對於這樣的鬭爭，對於用爪牙奪得來的食物，已經很習慣了。現在她不必再鍊牠，祇要做一個手勢就可以叫牠撲到那草人身上。

她已經訓練牠去分裂那個草人，吞噬那個草人，竟不必要在草人的喉管裏安放甚麼食物。後來她祇像給獎似的，把那被她烤熟的香腸給牠。

快風一下看見人便顯出奮勵的樣子，隨後抬頭向着牠的女主人，她翹起一個指頭一面用一道呼嘯的聲音向牠喊着「去罷」！

等到她審度那時機已經成熟，便在某一天的早上用一種感嘆式的熱心去懺悔，去領聖餐；隨後，着好了一套男子的衣裳，裝成一個襤褸的老窮漢，和一個沙兌臬烏的漁人說好了價，便帶着她的狗渡到了海峽的那一岸。

她在一個布口袋裏帶了一大份香腸，快風已經餓了兩天。她却不時使牠嗅嗅那有香味的食物，並且去引逗牠。

那哥爾斯的老婦人已經到了龍各沙多村。微微地跛着腳前進。走到一個麵包店裏，去問尼可拉，辣伏可拉住在那麼地方。原來辣伏可拉仍執故業做一個小木匠，他獨自在他的店裏面做工。

那老婆子推開了店門，便喊他：

——喂！尼可拉！

他回頭一望，於是她放了她的狗高聲喝道：



——去，去，咬，咬！

那隻發狂的狗撲過去，抓着尼可拉的嗓子。那漢子伸起兩隻胳膊，箍住了狗在地下打滾。過了幾秒鐘，他便抽掣起來。兩隻腳在地上亂踢；隨後他不動了，這時候，快風正咬穿了他的項頸。有兩個各自坐在門口的鄰人，很清楚的記得曾經看見過一個老的窮漢帶一個瘦的黑狗走出來——那隻狗一面吃着地主入給牠那點帶黃黑色的東西一面走。

得好啊。

那天傍晚，那老婆子便回了家。那一夜，她真睡得好啊。

按哥爾斯島在地中海，本爲意大利之一島，十八世紀爲法蘭西人所奪，現雖隸法國版圖，但風俗仍不脫意大利的趣味，如好鬥好復仇等擴張性質是。沙兌泉島在哥爾斯島之南，現仍屬意大利；兩島相距極近。

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在吳淞譯完並識。譯者。



## 憧憬與彷徨

陳曼若

世界是完全在休息了。靜悄悄的馬路上，祇有一陣陣的微風，勾惹路旁的落葉；一時跟到這邊，一時跟到那邊，有意無意的在互相追逐着。浮雲也慢慢地，移向大別山的後面去了。沈碧的天空，正如剛纔擦過了的明鏡一般；幾點疏星，也被擦得七零八落。半圓的寒月，帶着消瘦的慘白的面孔，凝望着熟睡了的人間；大地的一切，也好像在這嚴肅的空氣之中，不忍更發出絲微的聲息，去觸動她的心絃，使她更加覺得煩膩。

非仙這時正挾着皮包，從S報館工作歸來。兩手深深地籠在袖口裏；帽簷覆到眉邊；圍巾遮蓋了全面

部四分之一；呼吸是迫促的很。不急不忙地走完這段馬路，一座破舊而又矮小的洋房，便是他和他的友人T君共租的寓所。

T君是日會的職員。每天工作歸來，總是下午五點鐘左右。伴着他夫人C女士在街頭或電影院逛了一會以後，不到九點鐘早已雙雙地走入溫柔而甜密的夢境去了。

C女士是很尊重非仙的爲人，非仙一切瑣碎的事，她都很懇懇地替他照料；尤其是在這嚴寒的冬夜，她臨睡時，一定要替非仙在火盆裏添上些木炭，并注滿一瓶熱水；免得非仙深夜歸來，感覺冷和渴的交

迫。非仙一方面羨慕他倆這種小家庭的娛樂，同時又感激C女士這樣的慰慰；遲疑了幾年而又沒有勇氣解決的婚姻問題，便常常在他的腦海里盤旋着；尤其是他每夜歸來以後，就寢以前，這種起伏不定的思潮，更加震動得利害。

他現在已走到寓所的門前了。照例，祇消在門環上嘆……嘆……拍幾聲，王媽便會替他開門的。進門以後，打從會客室走過，皮鞋的聲音，特別的沈重而遲疑。

「楊先生麼？」C女士睡在床上這樣的叫着。

「老楊！老楊！密斯特胡明天請你吃午飯去麼？」

「接着又是T君的聲音。」

「還沒有定，」非仙沒精打彩的答覆了他們；却在自言自語道：

「半夜了還不會睡着，幹麼？」

這時滿屋異常黑暗，階前的月色，原可以當他獨夜的孤燈；可是，回遲了，月姊姊早已被這沈悶的夜氣逼走了；他祇得在暗中摸索着，最後，終於探到了自己的房門；捲起門帘，一股冷氣撲上他的面龐，禁不住打了幾個寒噤。

架上的書籍，排班地立着，表示牠們是多久沒有承主人的光顧了。殘廢的新聞紙和名片，將案頭的筆墨都遮沒了。他左右凝視了一會，不高興的神色，與動搖不定的燈光互相輝映。房中的一切都懾服了。他從容拿起火鉗在火盆中撥了幾撥，橄欖般大的殘餘炭火，便零亂地散佈着，重新添上了許多木炭，扭開熱水壺，倒滿一盃熱水匆匆地呷完；然後將兩足分放在火盆的沿邊，低着頭，支着手，重溫他的舊課。

「到底不行！飄流在這離家幾千里的異鄉，除掉自己以外，簡直不知道誰是我的安慰者？T君啊！你

多麼的幸福呀！你有這柔情似水的夫人；你終日沈醉在呼吸在愛的懷裏，知道什麼是人生的苦悶？普通人認爲不關痛癢的傷風頭痛，C女士也便那樣的担心；分明恢復了健康，C女士還禁着不許外出；你這時反說這比坐牢還苦，唉！罪過！罪過！世界上病到不能起床，乃至到死還沒有人過問的，然則又將怎樣？

「……………唉！人生？人生原來就沒有意義。然而空曠着沒有意義，又有什麼用處？出世麼？一般羨慕而追求的天國，不過僅在幻想中有這末一回事罷了。自殺既沒有勇氣，留着這一條生命，那能不設法將自己的命運開拓起來？可是，開拓麼？在今日這競賽場上的我，誰能保證不受他人的踐踏？幾年來艱苦奮鬥，所得的代價在那裏？理想的幸福之門，蒙上了層層的黑幕；灰淡的生命，而且加倍的灰淡了！灰淡了！……………」

「潰爛了的創痕，誰爲我敷上些溫潤的藥末？淒涼的意緒，更向誰傾吐個痛快淋漓？唉！我連這點希望，僅有的希望，都被剝奪了！

「不！我是人，我終有我應走的前路，這逼迫我的惡魔，我終得和她奮鬥一下纔是。

「離婚！離婚！不離婚便永遠想不到絲毫幸福，這光明正大的事！我爲什麼不把她解決？糊塗！真糊塗！」

——非仙想到這裏，他的精神特別興奮了。他眼前好像立着一個青面獠牙，非和他肉搏不可。可是，興奮不到幾分鐘的精神，又給過去一幕幕悲苦的印象重重地壓到無可再低的度數了。

「離婚？算了吧！從前不是離過幾次？結果呢？到現在成功了沒有？」非仙一想到離婚，便同時將過去鬧的離婚把戲聯想到了。他悔極了，悔恨當日不該

聽那兩位堂嫂幾次麻醉式的規勸，把他離婚的勇氣終於抑止了；尤其使他傷心的，便是四年前秋天那最憤慨的一幕。

事情便是這樣的；——

那時，非仙的鄉間遭了旱災，他家裏一點點租谷，已經是完全絕望了。他一方面爲着將來的生活煩憂；一方面又看到母親一副哭喪着的面孔；他脆弱的心靈，實在禁不起這樣的慘痛。無情的烈日，又一天不了一天地向大地焚燒，窮人們的眼淚，都被牠燒乾了。他在這無可奈何的當中，祇好抱着幾本破爛的章回小說，一聲不響地臥在竹床上，去度他苦中的歲月。

大約是七月初旬的一日吧？他的夫人爲着一件不關緊要的事，向他母親說了幾句極難忍受的話。他母親平日是最慈祥的，爲保持家庭的安全起見，便忍耐着不和她計較，不料他夫人說話時聲音很粗，所以遠

遠地却已傳到非仙的耳裏。一肚皮憤氣，正待要發作時，他的夫人已走到身邊，帶着命令式的口吻向他說道：

「書，有什麼可讀？遭得三年水。（俗讀作許）沒見書在鍋裏煮，遭得三年乾，沒見書在鍋裏攤；從今以後，不要讀好啦。你這廢物！起來罷！我不能同你們受苦了，明日要回去，趕快去請兩個工人爲我抬轎。」說完，便準備用手去拖非仙起來。非仙不待她拖，早已坐起，對準他夫人左頰便是一掌，瞪着圓圓的兩眼罵道：

「剛才耳門口是誰在那裏說話？」

「是我！」

「你對誰說的？」

「對那「老鬼」說的。」

「誰？「老鬼」？「老鬼」？你再說句試試。」

非仙的臉色由青紫而變成蒼白了，接着向他夫人又是一掌。

「你要認清楚人！老子是不好惹的。」老鬼？」  
「虧你有這樣的心腸叫得出口。」

「滾！你要滾趁早，永遠不許滾回來。」非仙又繼續的罵着。

本來在非仙的意思，祇要是這樣的出了一番氣，便預備算了；爲的是免得鬧起場合來，給他母親徒然受着閒氣。可是，他的夫人比非仙更加是不好惹的，當着面雖然沒有頑強抵抗，然而她是有忍耐性的，她無論在早上，在日中，和非仙或非仙的母親鬧了氣時，她總要忍耐到半夜才一齊暴發。如果是沒有看過她的把戲時，無疑的還以爲她委實是個度量寬宏，善於體貼人情的女子。

當日，非仙夫人毫不動氣的走進裏面去了，非仙

便也覺得：「她或者已經被我征服。平日用理論折服她，從沒有收過如今天這樣效果的。俗話說：『惡狗怕蠻棍』，上帝啊！罪過得很！我以後不能不實用這句定理了。」不過，非仙這時雖沒有看破他夫人的陰謀，他母親却早已是這樣的揣想着：

「不見得這樣好吧？聲也不做便躲到房裏去了。」等他母親向着門縫中張望時，却安然的睡在舖上，睡的很熟。他母親知道這正是他養精蓄銳的時候，今晚一場把戲不知要鬧到什麼程度？兀自在那裏叫苦。然而又不好告知非仙，勸解她又明知是空勞唇舌；祇悄悄地預備一切。

★

★

★

壁上的時計，鏗……鏗……地敲了兩聲。這時，非仙久已入夢了。院中的月色，反映到窗間，遠遠的鷄聲，恍惚在喔喔叫着，但注意聽時，却又萬籟寂然

，數竿修竹，也在打盹哩。

「撲通……」隔壁傳來的聲音。

「非仙！非仙！起來！快起來！」非仙的母親在他的門外叫着。低微而又緊張的聲音，并帶着幾分顫動。

「什麼？賊吧？媽！」非仙終於從夢中起來，很驚異的問着：

「阿慈出去了，阿慈哩！快去！拖——回。」

「深更半夜跑出去，幹麼？」

「她是裝着投水的，其實怕不見得，如其真的想尋死，在沒出房時，不會那樣關得櫥門子咯咯的響；你快去拖回好啦。」

「既然不會真尋死，讓她去吧！」

「兒呀！又怕一差二錯，撞了鬼；萬一不幸，不是頑的。」

非仙受不過他母親的催促，揉了一揉眼睛，便由後院門出去，繞到屋邊一個土堆上，向屋前一口方塘的四週張望着。果然！她很安穩的坐在左邊的一塊搗衣石上，櫥子裏幾件簇新的衣服她一并穿上了，好一個新娘的模樣。

這時，他母親也來了，手提着空的煤油桶，非仙遠遠的望見了，忙着招呼道：

「媽！在這裏。」聲音雖然高些，但距他夫人預備就義的地方很遠。

「阿慈在麼？」他母親問，問時，現出驚惶的顏色。

「看啦，在那邊。」非仙伸着手向搗衣石的方向指去，他母親依着指的彼端胡亂的張望了一會，兩手扶着非仙的肩頭，氣息喘喘地。

「蠢東西！何必定要這般麻煩？實在太淘氣了。」

「他母親說。」

她是故意駭你老人家的，讓她坐一個通晚，到天明等她蒙着臉皮自己進去。」非仙憤憤地說。

「這也不是法子，我在這兒等，你去叫人來要他們幫忙拖阿慈回去。」他母親說。

「媽！這煤油桶何用？」

「剛才阿慈出門時，撲通一聲，不就是這桶子的聲音麼？我昨晚特掛在她門外的；恐怕她真的投了水，所以又帶在身邊預備叫人用的。你去叫人：走後山去快些，別跌倒了！」

★

★

★

一陣喧擾的聲音，滿屋的人都紛做一起。阿慈終於被伯伯家裏兩個工人半拖半抬式的弄到房中了。阿慈的哭聲，非仙的罵聲，旁人的勸解聲，牆外的鷄聲，門口的犬聲，將這沈悶的夜氣完全趕跑了。非仙的

母親呢？却自怨自艾坐在黑漆一般的房角上飲泣，一副傷感的神情，連她身邊的寄娘見了，也陪着落下幾點酸寒的眼淚。

這次要算大嫂二嫂的勞績了。費了三個鐘頭的唇舌，纔把非仙夫人漸漸勸息了哭聲。不過，在一點鐘以前，大嫂勸一聲，她依舊要大哭一聲，接着又撐開二嫂的手向前衝去，表示非投水死不可。後來經大嫂發了一頓皮氣，更表示不願再勸了，她才忙着改變這種強硬的態度，回到現時的和平。當大嫂二嫂將要回去時，又重復走近非仙夫人的床邊再三的叮囑了幾次。

半夜的紛擾，總算告了一個小的結束。

非仙的母親挽着非仙走到自己的房裏去安息。

太陽剛剛晒到窗前，非仙的母親又忙着起去指揮老媽子做飯。非仙雖然睡在床上，但始終沒有入夢。



他憤恨極了，他想起：

「……歲半時父親死去，可憐我的母親，養着我們姊弟六人，苦苦撐持着垂敗的門庭，度着溼哭乾啼淒涼困苦的生活。姐姐們長大了，忙着又是出嫁。這時，母親是如何的艱難？衣飾啦，裝奩啦，是不能不預備的。每年的收入，敷衍食用還不夠的多，那來的餘錢去應付這接二連三無可避免的支出呢？……祇好特別節省了。祇好連自己破爛不堪的內衣，補了又補的穿着。連過年的肉食也省下來款待爲姐姐做嫁衣的工錢。討債的進門，還要看他們臉上不堪的顏色，聽他們口裏不堪的言詞。現在姐姐完全出嫁了，我自己又娶了女人，五十多年的疲勞，還沒有得到一時的休養；而且更要瀰這閒氣，一莖莖的白髮已經染上金黃色了。晚上爲着家事，常常是整夜的不能安眠，日中又絲毫不能靜坐一會。這惡魔沒有過門時，雖則是

困苦，却很自在。姐姐們很能體會母親的意志，沒有氣過母親一次，我從來也不忍逼着母親。這惡魔！她真的喪失了人心！……我這一生呀！我這一生是完全沒有愉快的一日了！非仙！現在是離婚結婚絕對自由的時代。你是學了法律的，去吧！去到法院起訴吧！」——

非仙恍如得到了神的啓示，精神忽然興奮了。覺得祇有這條路可走。毫不遲疑的掙扎着起來，可是，腰骨間都楚楚作痛。

從母親的櫥子裏找到了一件白夏布的長衫，復次，又檢出幾件摺好了的汗衣緊緊地插在一個長而匾的籐提籃裏面。他母親進來了，見到這般景況，強着要問他到那裏去。他呆住了，也不回答，不由自主的眼淚點點滴到衫邊。終於嗚咽了。他母親撫着他的背膊，顛聲問道：

「仙！我的兒呀！總算是我瞎了眼睛，我不該早早替你定下這堂親事。母親好的，生下的女兒不見得完全不相像吧？阿慈的母親，你是明白她的爲人。俗說：『有種有根，』豈知這話也靠不住。仙！做母親的總不會願意兒子討不好的媳婦吧！你如果有別的念頭，豈不要把我活活地氣死？你到底往那裏去？幹什麼去？」

傷心的淚雨流滿了頰邊，一角方巾，早已溼透了。非仙聽着慈母這一番沈痛的懺悔，祇好把到法院起訴。事情直告了。其實他對於母親並沒有存着絲毫埋怨的心理。一做母親的絕對不會願意兒子討不好的媳婦，「這一層他早已是這樣的答覆自己了。他母親何嘗不知道非仙不會埋怨她，但見着兒子被摧殘到了這步田地，祇好把錯誤引到自己身上。他母親心靈的創痛，也就可想而知。

大嫂二嫂已由耳門口轉進來，光景是準備到非仙夫人那邊去慰問慰問。看到非仙和他母親在這裏談話，便一同過來打招扶。瞥見了非仙裝着出門的樣兒，便從非仙母親口中探到赴法院起訴離婚的消息；他倆駭然了！

道：「到大嫂來得堅決，一聽這個消息，便向非仙說

「仙叔！這如何幹得？公公做過幾任官，爹爹也讀過一輩子書，你自己又在大學舉了業；我們體面人家，聲名要緊；現在人家夫妻反了目，你還應該去勸和的，如何自己便這樣做？外面說起話來也不好聽吧？」

「是的呀！我看仙叔不如退一步想，仙嬖不過是年輕，將來總有懂事的一日吧？兒女生兩個你們離婚不打緊，別害了這兩個小孩子可憐。設法呀！過不

得的日子也要過，耐煎些過。」二嫂附和着。

「非離不可！嫂！你看這種生活如何過得？自己不說，六七十歲的老母我能容許那惡魔來逼這麼？不！我不離婚不算人。」非仙收了眼淚，娓娓地說着憤慨的話。頸上的血管，澎湃得和樹上的黃藤一般。

停了一刻，他又說道：

「我雖然娶了妻，可是三年來何嘗享過夫妻的樂趣。終日要看她一些極難看的面色，聽她一些極難聽的咒詛，她那裏是來做妻的？她是我家庭的破壞者。」

「什麼聲名？顧全這一錢不值的聲名，自己先吃了一生的苦。體面人家便不能離婚麼？這條法律我沒有學過。光明正大的離婚，爲什麼認爲不名譽的事？笑話得很！」

「我是決計要離婚了。等她懂得事時，我恐怕鬍子也長了一尺來長了。這種蠻牛，除非投過胎就會懂

事。非離不可，你們不必阻止我，我決計了，也無須阻止！」

「誰！誰敢？有兒有女，又沒有養漢子，把離的理說給我聽聽。女子生着就由你們男人擺佈的麼？哼……」非仙的夫人又在房中發作了，不料他們的對話，已被她聽到。

「小鬼！老子不養了，反正我自己也要走了。」非仙的夫人一面罵着懷中的第二個小女兒；「轟」的一聲，便把小女兒擡到地下。

哇……哇……哇哇……哇……小女兒在絕命似的哭叫。

「離不得麼？老子偏偏要離。」非仙也罵着。

喧擾的聲音繼續了。大嫂二嫂忙着進房去勸阻非仙夫人，非仙却又被他母親一絲絲淚雨縛住了。一場軒然大波，便無形的結束。

——這樣的把戲，以後是常常演着。而且他夫人的發明也一天天加多了。她學會了捱餓，代替了投水的方式。她又學會了「非正式的自殺法」，有時拿着小刀在頸項上割破一兩處皮膚，表示她曾經自殺過來；有時藏着很銳利的菜刀在絮被底下，但並不深深地藏着，爲的使人易於發見。……她總算是比前進步多了。非仙是再也想不出什麼法子。年復一年，他期待着她的「懺悔」完全成了幻想。他悔極了！這時回憶起來，恨不得馬上跑回去質問當日勸解他的二嫂二嫂。

熊熊的炭火，征服了這冷酷的深宵，非仙振了一會衣服，呆呆地拿着火鉗在炭盆裏割了又割。

「唉！上帝是特別在作弄我了。惡魔呀！你救了我吧！你救了我吧？我雖然奪了你處女之室，然而你也奪去了我的童貞。九年的徒刑，也足夠我苦了。你

！你何必苦苦地糾纏着我！

「惡魔噯！你懂得什麼是愛？懂得什麼是夫妻？我和你是仇人在狹路相逢，談不到什麼夫妻的資格。

「愛是從心的深處自然流露出的，你以爲逼迫我的母親，便可以強迫我回轉頭來愛你麼？錯了！錯了我裝着假意來愛你，這於你有何意義？

「渾蛋！惡魔噯！我整個的家庭被你摧毀盡了。母親殘餘的晚景，被你吹上了一層層的黑雲。我幸福的源泉，被你投塞了一堆堆的砂礫。你真是惡魔！你這吃人不吐骨的惡魔，我將如何的報復你？」

——非仙一想到他夫人那種兇悍的情形，頹喪了的精神，便立時興奮。一雙突出的眼球，真紅漲得可怕。然而，停一會兒，他充滿了血液的腦筋也就冷靜了。在冷靜中，他的思路又轉變了一個方向。

「唔！說也難怪，她原來是無知的女人，是沒受

過教育的女人，她知道什麼？當然不知道什麼！她豈但誤了我？而且她自己更是被誤了的一個。

「她不應該是可惡的，而且應該是可憐的。假如沒有大嫂二嫂的勸解；我們的離婚成功了。可是她呢？不知憔悴到什麼地步了？人們的鄙視，身世的淒涼，前途的黑暗，不是極人生的甚苦麼？我離了她說不定是早已組成了如T君這樣的小家庭；可是，我這方面唱着勝利之歌，她那方面飲着終身的恨；我是人，應當過人的生活；她不是人麼？她就應該過非人的生活麼？」

「……」

「不然，不然，她是自己放棄了自己，她如果不對我那樣兇，我自始就不會冷落她；她如果稍能改悔，我也可以向她恢復愛的原狀；她是在一意孤行了，她要做家庭的魔王，這如何怪得我上？我在良心上沒

有什麼過不去。我的冷落她，是她自己鬧出來的岔子。

「她不受教育，與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能因她便白白地犧牲這一生的幸福！」

非仙在反覆地討論着，他興奮的狀態，一時又轉入悲哀，他又在仰天長歎了：

「我現在，

是一葉扁舟

在茫茫的大海飄流！

是一片孤雲，

在渺渺的半空沈浮！

人生嘯！

枯燥的人生嘯！

我是在詛咒了，

在詛咒了！」

「幾年盡了，人們都準備着回去，可是，我啊？不回去麼？衰弱的老母，聽說還在那惡魔支配之下，終日在哭訴着生命的坎坷？回去麼？向惡魔投降好了。不投降麼，便祇有將間斷了四年的惡劇，重行扮演起來，這是如何的可怕呀！」

「呸！非仙！你這沒主張的，你太沒勇氣了，太顧忌了！」

「不生不死的，雙方受苦，雙方永遠找不到出路；與其這樣，何如痛痛快快從速分離呀！」

★ ★ ★

本年也是很困難的；爲解決個人的終身問題，是非離婚不可；爲解除母親的苦痛，也是非離婚不可，然而有兒女；然而他夫人是無智識的女人；然而現在被棄的女人在社會上是失却了地位，離婚後女人的不幸然而……這都是給當局者以難於決斷的

地方。

非仙終於永遠的站在十字路口呻吟，永遠爲着自亡的命運而憤慨，而嘆息！——這呻吟，這憤慨，這嘆息，是被無情的上帝壓榨出來的一點微弱的呼聲，是從人海的波濤中鼓盪出來的一點淒涼的音樂。

★ ★ ★

盈盈的腦淚，在陪着他一滴一滴地洒向案頭，窺人的飢鼠，却在怨恨他爲什麼不早些入睡？夜氣是沉悶極了。隔壁的鼾聲，若斷若續地在交互的奏着，表現他們美滿的人生。

「C女士……她是多麼……」

「……到底不行……」

「……她不是人麼？……」

——這些凌雜的思潮，却祇有永遠地在非仙的腦海中蕩漾着，蕩漾着。



## 一條血路

兵 蘇

大家他受了恐怖瘋狂底生活以後，便不得不發洩。

本來恐怖瘋狂生活的發現是不得已而迫出來的，那是流血，雖然牠底結果，有的很美滿了，但其功何能掩其害，我們祇要瞧吧，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是爲了什麼？至干挺而走險的匪徒，更是爲了什麼？以至於其他……！？那便是牠底罪惡。

告訴你吧，這唯一一條血路，這一條血路便是恐怖瘋狂生活中的結晶品，你要打開這一條血路。

「命運是不可捉摸的黑暗！人生本來是一個隱謎！但是我却一定要向這悽慘的環境中衝殺過去，」這

是一個少年，三年前受了無窮的壓迫，而向我說的，不過他說了這話，他隨着失蹤了，也許他已走到了光明大道？其實何嘗。

★

★

★

三年前C君隨着許多朋友去幹革命了，他實在受不了充滿着酸色的環境底支配，灰色的言論底譏諷。

就是在那狂風暴雨之夜，——三年後了，我在那昏夜的臥室裏，正憶起了他，突然那結構而純熟的聲浪，

「S！開開門，你三年前的好友C歸來了，」接着門上砰砰的敲着，是很有力而急促的，我很驚異，

難道這是夢嗎？不不，明明是C君歸來了，他成功歸來了，立刻我底目前，頓時似有一個英姿勃勃的青年，微笑地立着，我很興奮了，我便棄了我的臥室去開門，迎接這革命健兒的C。

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一個面色灰白的，不自然的二條腿——是木製的——踏在地上喀喀咯的，僅僅二三隻指頭的，朋友，他斜歪着脚步走了進來，這是誰？我不能認識了。

「噢！噢……！」我很驚疑地說：

「好了，好了，S！你不能認識了嗎？你不是十分驚奇嗎？哈哈，這是我的成功，這是你的朋友C的成功啊，」他猶笑着說：

於是我明瞭了，可是我見了他這樣可怕狀態，我的興奮立刻消失，更沒有勇氣去慰安他，我這時悽然底向他瞧着，同時三年前他的狀貌，和這時他的狀貌

，在我眼前映着，癡了。

狂風侵襲我的身體，大雨溼透了我的衣服，我才如夢初醒地知道他已是受傷了，在十分沒話之中，我找出了幾句說話向他道：「C兄！別了三年我實在不能認識了，請恕我的待慢，快進來吧，」

「不不，我現在的將來，已找着一條光明純潔的大道了，我愿你替我保守這一個成功的身軀，來來，S君！不必胡疑」他突然的換了一種很難得瞧見的神氣，很短促的聲浪，顫顫的說着。

我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給他拉住了，在狂風暴雨中拖着向前面的小河旁走去，我一切的一切，都給他這十分駭異的動作，所迷糊了。

「爽快啊！爽快啊！S君，這這……：是我已往的發現，我很希望你，祝你晚安！」他的聲浪異常短促了，他把一個重重的紙包，納在我的手中，於是他



很愉快地飛也似的跑去了，最後，我聽見遠遠的河水中，起了一個異響，等我追過去瞧，河面上僅僅飄颻着幾朵水花，再瞧遠處，那裏再有他的人影，我立刻神經麻木了，此後，此後，竟以一個幻夢。

他給我的紙包，却仍是在我的懷裏。

★ ★ ★

「S君！

這是你十數年的老友C最後的說話了，

你如果有能耐，站在大地球的中央，向着目前的四週望去，渺茫的海洋，曠闊的大陸，那一處沒有紅的血泊，白的枯骨，這多麼的神祕啊，不想牠竟包含了這些罪惡，這些罪惡的淵源，便是最普遍的戰爭，是斷送吾們人類性命唯一的方法，使世界墮落唯一的利器。

國際聯盟會正鬧着消弭戰爭的危險，那日本依舊

進行他的侵略滿洲，俄國依舊在外蒙促他們的獨立，英國在上海依舊屠殺我們的同胞。德國的槍砲侵略，美國的經濟侵略，一切的一切，他們總要促成我國的軍閥內爭，實行他們的割據政策，以引起世界上第二次大戰，來消滅我們的國家民族，償他們的世界雄主的慾念。

跑到西藏新疆蒙古滿洲雲南西康再回頭轉到上海的租界來，青年們要若何的警惕，然而廬山莫干山仍是全國的避暑地，在上海依舊電炬光耀，繁華熱鬧，女人的笑聲仍是照樣的嬌媚，車水馬龍的跑狗場，淫聲蕩曲的跳舞場，小軍閥，大商人，紳士老爺，詩人，農夫，在他們沒有瞧到印度埃及安南和以前的土耳其，他們是永久的仍是這樣，於是我們青年要負這重大的責任了。

三年前，你的C便決心去幹革命了，因為革命才

能救國，才能喚醒這些夢人，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扶持我們的民族，才能……

我們的軍隊便轟轟烈烈，雄糾糾氣昂昂，出發了。

「革命的弟兄們！你們要努力殺敵，將他們——敵人——污穢的血，充滿着我們的壕溝，」當我們在每一村每一鎮狂瘋似的前進時，我們的軍隊，差不多都浸在這悲壯的歌聲中了，而綠油油的草地上，映着飄蕩于天空的旗幟，雪亮亮的刺刀，櫻色的步槍，小小的野戰砲，處處都顯着這是美麗！

現在我們的總數是二十萬，二十萬精壯的少年，他們都已受了革命的使命，預備着渡過血河，跨上屍山，飲掉那軍閥——敵人——在南方最後抵抗力的彈火。

事實是無可諱言的，那些衰頹而壓迫民衆的敵人

當然抵抗不住我們這有主義有學識救民衆的革命軍，我們從敵人火光焰焰灰浪條條中湧過去，終於他們屈伏在我們的血花飛舞之中，節節的退却了。

記得那年八月十一，是一個沒有星月底烏夜。在S省的鐵道綫旁，反抗我們的敵人想作最後的掙扎，在暗無天日之下發了千餘萬的野戰砲，想殺盡敵方前進的軍隊，但是我們勇敢的弟兄，忘却了我們的生命，一批批的湧上去，弟兄一批批變了血花，便更有一批批的沖殺過去，血雖然沒有流成河渠，鮮豔的顏色，也已染滿了草地，屍雖然沒有積成山邱，不均的瞧着，也已站滿在地上，我當然也舞了我的槍，在這灰火迷途中歌唱着前進，砲火雖勇，終敵不過我們的鮮血，我們把幾千人鮮血，終于打退了這殺人沒眼的砲火；

「前進啊！前進啊！」指揮我們的長官這樣說。

但是我偶然的眼花撩亂了，接着我的身體更失却支持的能力而倒了，匆忙間揉眼一看，我們的弟兄，已是遠遠的前進了，於是我想站起來，向前竟我的事業去，然而那裏再能掙扎得來呢？當頭一輪明月，皎潔的清光，映照在這充滿熱血的草地上，於是我發覺了，我知道倒在我身旁的弟兄，正不知有多少呢？

——但是我不解，我為什麼會落後的呢，我還想興奮我的心志，正在爬起的當兒，啊！S君！我的足部和指部已發生劇烈的痛苦，於是我發覺到全身已是侵在血泊裏而知道受傷了，以後是一切迷糊了。

——然而S君，我倘是這時果然死了，却也為民族奮鬥，也很值得，不過我這時不死，才感到現在的苦楚，悲傷，那可惡的軍閥不是還沒有剷除嗎？帝國主義者不是還在那裏侵略嗎？唉！我的犧牲是無謂極了，不過我可惜成功了一個無足無手的殘廢者，不能

再和以前般的去奮鬥了。

那詩人仍是歌唱着大自然，農夫仍是談着真命天子，一切的一切，仍是仍是……？

總之，

——發揚民族振興國家，是要全民衆自己去認識的。

——要民衆認識國家是民衆的，民族的光榮是自己的，那麼非待要有純粹的感化；——民族主義。

——軍閥是民族主義的摧殘者。

——革命不能專靠武力。

S君！於是我就知道了，民族主義確是我們從戰爭中結晶出來的一條血路，——他便是全民衆全民族的生途。

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S君啊！大概你能瞭解的了，我就把這重任付給你，請你打開這一條血路

吧！

光明的大道，在我目前，這浩浩蕩蕩的長河，便

的忠告貢獻給你。

風雨之夜你的友人C寫於長河之濱。

是我的歸結所在！

「……………!!!」

唉！早知有這一條血路，我何至於現在累你替我

十九，八，十一。作於吳江

傷心呢？然而你要替我慶祝着，因為我有這一點最後

# 美的哲學（每冊價八角）

是書係世界學會叢書之一，是著者徐慶譽先生費數年的光陰，在歐西各國苦心探討所得的新發現，關於美的理論、美術的歷史、念世紀的新美術及美術與兩性、美術代宗教等問題，敘述批評極為中肯，將建築、彫刻、繪畫、詩歌、音樂、跳舞各種美術，合治一爐，無美不備，全書十六章，共十萬餘言，凡治美學者不可不讀。此書用作美學課本尤極相宜。

發行所  
經售處

上海四川路永安里一百二十號世界學會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向本會函購郵票通用



# 不是詩四首

慶譽

這幾首詩寫成以後，給我的妹妹看了。她說：「哥哥！你這是一句一句的話，我看下像詩，你最好在題前寫「不是詩」三個字」。我覺得她的批評很對，所以依了她的吩咐。

## 懸崖

由柳蔭遮滿的曲徑，  
攀上峻極的懸崖，  
遠山深處，  
似有大隊的人來。

★  
★  
★  
不是詩四首

一個騎馬的將軍，  
好像威威名將，  
下去歡迎呵！快歡迎去呵！  
但他在懸崖的那邊，  
跳不過崖下的深澗。

★  
★  
★

西邊山下，  
浮着藍色的晚霞，  
一個窈窕的少女，  
來自溪邊的農家。

★  
★  
★

一一三

不是詩四首

她含羞的瞧着我，  
我帶笑的望着她。  
下去歡迎呵！快歡迎去呵！  
但她在懸崖的那邊，  
跳不過崖下的溪叉。

★ ★ ★

「回來吧？我的兒呀！」  
夢中聽到慈母的聲音，  
忽然驚醒！  
抬頭一望，只見暮色蒼然，  
不見馬上的將軍，  
更不見美人的玉影。

## 思亡父

父親！我愛的父親！

爲什麼許久不曾夢你？  
你老安心，  
你的兒還在這裏。

★ ★ ★

你那慈祥的音容，  
我至今還能想起。  
你那犧牲的精神，  
愚兒始終不及。

★ ★ ★

你生時，當深夜起來，  
救人危急，  
嘆如今患難叢生，  
餓殍誰憐？  
流亡誰卹？

★ ★ ★

父親！我愛的父親！  
念兒無能，給兒能力。  
兒正在大浪中撐持，  
快給兒勇氣，免兒沉溺。

## 後湖邊

最難忘是一年前，

後湖邊，

徘徊梅樹間，

曠野無人，

窮靜無聲，

惟我與子，

欣賞那甜蜜的自然。

★

★

★

最難忘是一年前，

不是詩四首

後湖邊，

落花飛盡鳥無喧。

談往事，

看雲烟，

偕行攜手手纖纖。

莫恨相逢太晚，

翩翩依舊少年。

★

★

★

最難忘是一年前，

後湖邊，

遊罷歸來意欲仙。

月明之夜，

夢魂漂渺不成眠。

到如今回憶，

無限纏綿。

★ ★ ☆

最難忘是一年前，

後湖邊，

秋風蕭瑟雁連天。

各去故鄉千里，

同悲父老顛連，

萬方多難，

何忍苟全？

待中原底定，

與君重泛採蓮船。

（後湖在首都玄武門外，中有五洲，建有五洲

公園，後湖亦稱棘湖，又名玄武湖。相傳宋元

嘉見黑龍於其地，故名玄武。後因校閱水軍於

此，又名昆明湖。俗稱飲馬塘。宋天禧四年，

改曰放生池，王安石廢為田，至明初乃改稱後

湖，又稱秣陵湖，湖中荷花甚盛，遊人最多，  
為首都名勝之一。）

## 民族之歌

建國五千年，

文物昭然，

大哉華族永綿延。

齊家治國平天下，

忠孝為先。

★ ★ ★

興絕國，

育羣賢，

和平仁愛萬邦聯。

大同促進行王道，

共樂堯天。



# 雜感



## 民衆訓練問題

在馬路上行走的人，不應該在路當中熙來攘往，尙左的國家，大家靠右邊走，如中國與英國是。尙右的國家，大家靠右邊走，如法國是。中國雖尙左，然而一班人總是在馬路的中心逛，好像是準備要和汽車擠一個你死我活，這是什麼原因？因為沒有受過訓練。火車站買票，戲院子看戲，在西方的國家，都是以到的先後爲標準。誰先到，誰先去，不論是等電車或買票，都是一個一個依次輪流，有條不紊。中國人不

民衆訓練問題

然，後來的要爭先，先到的反落後，彼此毫不客氣，甚至口角行兇，演成慘劇。同爲人類，別人的社會生活皆有條不紊，秩序井然，獨中國人不知遵守秩序，這是什麼原因？因為沒有受過訓練。著者在歐洲各國旅行，大小的旅館，通通住過，不論早晚，也不論旅客多少，總是非常清靜，沒有半點喧擾吵鬧的聲音。中國旅館裏的生活，就未免太苦了。吃酒猜拳，高聲大叫，打牌唱戲，通夜不停，大家習以爲常，不知

清靜』爲何物，隣舍也是一樣，不管隣居安與不安，在深夜的時候，不開其留聲機，或大唱其空城計，如果你勸他清靜些，他不但不道歉，反說你干涉了他的自由，這是什麼原因？因爲沒有受過訓練。總之，中國人的習慣太壞，不守秩序，不尊重別人的自由，二十年前，日本人以『放縱卑劣』四字贈留日的中國學生，當時中國學生極爲憤慨，以爲這是莫大的恥辱。

然而今日國人的習慣，仍然有些『放縱卑劣』的色彩，這樣的民衆，須從新訓練過才行，不然太不像樣了。——這個訓練的責任，要請全國的小學教員一肩挑起。像我們三十以上的人，積染太深，差不多已經不可救藥，我們只好希望兒女輩的小同志們，莫繼承我們這一分『放縱卑劣』的老家業。



## 用人難

行政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即是用人問題。雖在政治已上軌道的法治國家，政府對於人員的選擇，也極重視。至如在法治精神落後，事事靠有好人而後有好政治的國家，用人問題，當然是加倍的迫切。今日中國一方面感覺到人才的飢荒，一方面又感覺到用人的紊亂。要補救這兩個缺點，當然非從教育與實行考試制度不可。一旦教育推廣，人才自然會日益增多，一旦考試實行，用人自然不會紊亂。不過還有一種極普通的——也可說是極大的——毛病，這個毛病，不

用人難

是考試制度可以補救的，也不是中國獨有的，那是什麼？即是爲主管長官的（一）沒有求賢的決心，（二）不知人，（三）不善任。本來政治家成功的祕訣，即是『知人善任』。若我能任才識高於我自己的人，那末，凡有真才灼識者，無不樂爲我用。反之，若我只能任才識不及我自己的人，那末，我所任用者，恐必不是有用的人才，乃是無用的奴才。若使天下的奴才於左右，而要他們担任國家大事，不但是滑稽可笑，簡直是把國家當兒戲。不錯！才庸者易於駕馭

，才大者不易指揮。才庸者肯屈服，又肯挨罵，才大者不屈服，又不肯挨罵。『古來才大難爲用』，卽是這個原因呵！然而彼能用豪傑者，才是真豪傑。武侯的才識高於劉備，劉備能用武侯，武侯固爲人傑，劉

備亦何嘗不是英雄？『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良馬不見用，誠無足惜，所惜者劣馬不能任重道遠，徒費時失事耳。



## 在租界上的電車裡

當住在內地的我，跑到上海，似乎有點神昏顛倒。坐黃包車，據說上海的黃包車夫，最會敲阿木林的竹槓，汽車太貴了，自然只有坐電車最適宜。匆匆忙忙跳上電車，我以為這是超過記錄的快了，誰知被電車夫惡狠狠的盯了一眼，並且得了一個名譽獎詞：

「快走呀豬頭三！噲人來等儂（你）？」

賣票的口裏叫着「買票買票」眼睛却上下打量我！

「喂喂儂（你）趁三等車，來拉隔壁！」

「我要坐頭等」他才懶洋洋軋了張票給我。

真不約而同，又跳上一個上海所謂「阿木林」上來了。他說的地名什麼「劉劉拉拉」，賣票的忙說：

在租界上的電車裏

「快快下去下去」這部車是到大英地界去格，儂要到法蘭西，阿好坐這部車子？「快下去，快下去！」那位先生才慌慌張張跳上，又是慌慌張張跳下。賣票的還恨恨地說了聲「勿識頭」

隨後來了胖子洋人，他慢慢地進了車，賣票的並沒叫「快……」他却把打狗棒敲敲賣票的腿，意思是叫他走開點。賣票的才罵過「勿識頭」臉上還留着不識頭的餘恨，被這洋人打了一下，他却轉怒為喜，報之一笑，真使我不解。

人愈多了，已經坐得滿滿的。車停了，走上一個抱着厚厚的一疊洋書的窈窕淑女來。我的表兄，會得

三再四地同我說過：『假使坐頭等車，見了女人家，一定是他們沒有位子，一定要站起來讓她們坐的』我得了這個教訓，看見這位女郎，正想立起來，誰知她看了我一眼，却旋轉身站到一個穿一身漂亮西裝的大少爺面前去了，在她或者以為穿藍布大衫的鄉下土老兒，一定不懂洋規矩，見了她不會站起來讓坐，可是那位漂亮的西裝先生，依舊坐着，那位女郎把一只手拉着皮帶東倒西歪。車門開處走進一個既高又健的一位西洋女人來，那位穿漂亮西裝的闊少，沒等到這位西洋

女人走到他面前就站起了。口裏還講了一句什麼『拍利斯……』西洋女人大踏步走了過來，頭也不點一個，口也不開，氣昂昂的坐下！西裝少年立到我的前面來了。他也和賣票的一樣地打量我。鄙視——似乎要說：『中國人真該死，在這洋人世界裏也會穿着土布大衫坐在頭等車裏……』

啊！我們是中國人呀，相親相愛吧！外國人固然應相見以禮，但是何必蔑視中國同胞以媚外人呢？同胞們醒悟吧！不可再以洋奴自居！

（茲九）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以介紹世界學術及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  
稿件凡與本刊宗旨相合者不論創作翻譯均所  
歡迎
- 二 稿件不拘文言白話須臚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符號
- 三 稿件登載後致酬分兩種  
甲 現金 每千字三元至六元  
乙 酌酬本刊
- 四 稿件本社有刪改權但投稿人不願刪改者須預  
先聲明凡經在本刊登載之稿件版權為本社所  
有
- 五 稿件不拘學術論文或文藝作品每篇以三千字  
以上一萬字以下為限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  
例
- 六 投稿人須詳細開明通訊地址及真姓名以便通  
信
- 七 稿件請逕寄南京網巾市十號本社編輯部

### 廣 告 價 目 表

等別	地 位	特 等	優 等	上 等	普 通
	底封面之 外面	封面底面 之內面及 對面	正文分類 之前後	正文中 後	正文中 後
	全 面	五十元	三十六元	二十八元	二十元
	半 面		二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十元	八元

本廣告價目表以每期為單位廣告概用白  
 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  
 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  
 情形請至時事月報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  
 詢即行奉覆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長風社

發行者 時事月報社

印刷者 時事月報社

南京 鼓樓

電話三二七三二 電報掛號一〇〇〇

每月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冊 大洋一角五分

外埠郵購另加費郵國外一角

國內 半年十 二冊一元八角

全年二十四冊三元四角

國外 半年十 二冊三元二角

全年二十四冊六元

(內在費郵)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 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本埠代售處)

南京	民智，文化，南京，中央圖書公司，中央，花柳樓，南洋，共和，萃樓，中國，中華，金茂，新華，大元，萬泰，新報，民智，現代，萃樓，南華，光華，復新，南新，東新，明華，南新，宇新，華西等	上海	民智，文化，南京，中央圖書公司，中央，花柳樓，南洋，共和，萃樓，中國，中華，金茂，新華，大元，萬泰，新報，民智，現代，萃樓，南華，光華，復新，南新，東新，明華，南新，宇新，華西等	蘇州	文怡，小說林，振新，新華，交通，新華，新華，文華，大同	無錫	世界，日新，新華，文化，新華，大同	常州	世界，日新，新華，文化，新華，大同	鎮江	南華，中央，大同	南通	輪墨林	揚州	世界，梅枝等書局	松江	世界書局	徐州	中華書局	杭州	小說林，中山，新文化，武林，石渠閣，古今，等書局	寧波	古經，振新等書局	永嘉	商務印書館特約處	廣州	民智，共和，文明等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汕頭	潮海新報社，南方，文明，商務等書局	潮州	中華書局	安慶	世界，大德堂，海觀	蚌埠	宏益圖書局	蕪湖	宏益圖書局	海門	宏益圖書局	蘇州	宏益圖書局	長沙	宏益圖書局	重慶	宏益圖書局	成都	宏益圖書局	昆明	宏益圖書局	貴陽	宏益圖書局	福州	宏益圖書局	廈門	宏益圖書局	廣州	宏益圖書局	梧州	宏益圖書局	桂林	宏益圖書局	遼寧	宏益圖書局																												
安東	誠信書局	威海衛	青昇昌書局	吉林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	長春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	黑龍江	商務印書館	重慶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瀘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昆明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貴陽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福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廈門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廣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梧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桂林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遼寧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濟南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青島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天津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北平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保定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歸化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青島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濟南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徐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南通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揚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松江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杭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寧波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永嘉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廣州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	梅縣	重慶，北新，中華新報社